

可照堂叢書次編

黃河考



07183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學峻對彙粹

孫維翰宗

校錄

汪氏黃河考

李元春

時評閱

石全

蔡訂

共一篇

汪武曹

名份長洲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大河自禹迹而後凡五大變而如西漢之河則其先

已經改移未可謂為禹時舊迹蓋自河渠書盛稱宣

房之役塞瓠子決河復禹舊迹封禪書亦云讀者不

復致疑及考其實乃與禹貢大伾以北河流殊不相

合瓠子在今開州漢武塞其決口導河北行復歸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一

時未決以前故道此其去今濬縣大伾山西之禹迹

蓋百里而遙矣西漢時能心知其故而明言之者獨

大司空掾王橫橫之言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下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

也宜更開空地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橫言

如此其識雖史遷弗如橫之前賈讓請決黎陽遮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以遵古聖之

法計讓固已知當時河自黎陽東去之非古法而曾

不能如橫之明言河徙何也橫之後班固既載橫言



於溝洫志敘傳又稱惟河爲難商竭周移其地理志  
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又能實指出  
河隨西山下東北去之路在於鄴東其於鉅鹿下則  
注云禹貢大陸澤在北於元氏下則注云沮水東至  
堂陽入黃河於真定國縣曼縣則注云斯浚水首受  
大白渠東至鄴入河又可就此尋求而知鄴東故大  
河下流在於鉅鹿在於堂陽在於鄴夫阜城以北西  
漢現有河流禹迹未改考驗可知而鄴東之有河鉅  
鹿之有河堂陽鄴之有河實由班志發之故禹迹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

湮而得不致終晦者王橫班固二人力也黎陽者今  
濬縣也遮害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鄴縣者今臨漳  
也堂陽者今新河也鄴在西漢爲縣今東鹿也蓋大  
河自華陰而東乃冀州南河之始其東過洛汭以後  
又東至黎陽西南歷遮害亭抵宿胥口斯冀州南河  
之極東矣大河至此則折而北行爲冀州東河之始  
東河者古冀域之東界也大伾山在河東岸所謂黎  
陽東山者也大伾一曰青壇其曰紫金鳳凰浮邱者  
皆其枝峯也同人白祀在人三山在河西岸俗號上

陽三山則所謂西山者卽其山也杜佑謂西山爲太行恒山非也太行在輝縣林縣西去濬縣二百里臨漳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距鉅鹿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里大河安得隨二山之足東北去也程大昌謂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謂古河在貝冀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亦非也言瀘而不言濬唐瀘州治爲今清豐縣宋瀘州治爲今開州皆非禹河所經貝爲今清河縣亦非禹河所經貝冀界中求所謂西山踵趾無有也宿胥口在遮害亭東直西

山南蘇代謂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而此口卒爲後世決河難端所從發云河渠書謂禹導河至大伾廝爲二渠所謂二渠者其一爲漯川自大伾之南而東北流入海於千乘千乘者今高苑也其一爲太河經流則冀州東河之來自宿胥口者也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李垂謂之西河故瀆則班志鄴東故大河之上流也蓋以其在冀州東而曰東河以其既有大伾山南改流東去之河而曰西河西河云者所以別於東徙之河



也賈讓謂淇水口金隄高一丈其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則遮害亭之地卑於淇水口遠甚而自遮害亭至於大伾以東又可知也洪水之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如後世決河之汎濫於兗豫青徐揚之域河渠書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讓又謂河水盛時從遮害亭隄上望北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因欲決其隄放河使北入海則遮害亭以北地形之卑下又可知矣蓋濬縣之地西則高於東也南則高於北也故禹斷河爲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

渠自大伾山北去者爲大河經流而自大伾山東去者爲支流漯川漯受水不多雖行平地不爲敗也鄴東故大河上流旣折而北行凡行二百里西岸爲湯陰安陽臨漳東岸則內黃魏縣此之謂故大河之在鄴東者矣後漢郡國志亦云鄴有故大河蓋又祖述班志此說而鄴東故大河之名遂顯白於後史記索隱因謂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玉海因謂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卽禹之故河故禹迹之不致終晦實由於此矣鄴東故大河其下

漳水即河水少  
知者

流自此北行西岸爲肥鄉曲周而漳水入之其東岸  
爲邱縣之平恩故城漳水者清濁二漳也濁漳出長  
子清漳出樂平至陟縣而二漳合流曰交漳口自交  
漳口歷臨漳成安肥鄉曲周而入大河說者謂降水  
卽濁漳也降亦作絳漳絳得通稱也是爲北過降水  
也自北過降水而漳水卽河水矣及禹河旣徙而漳  
水循其道北行故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  
河故道也鄴東故大河下流自此又北行其東岸則  
廣宗西岸則平鄉鉅鹿大陸澤在焉所謂至於大陸  
者也按濬縣西南直汲縣北有古朝歌城本殷墟貨  
殖傳曰殷人都河內漢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張守  
節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  
冀州故言河內而衛世家稱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  
間故商墟顏師古謂爲汲郡朝歌地衛之詩曰瞻彼  
淇澳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曰在彼中河淇水逕殷  
墟之西河水逕殷墟之東命曰河淇之間是故王豹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趙岐註曰衛地濱於淇水在北  
流河之西是則禹河在濬西汲東之明証矣自鄴東



故大河之說倡於班志後世宗之而通典鄴隸相州  
殷王河亶甲所居蓋其後因圮而遷河水所毀曰圮  
而西門豹之爲鄴令鄴人苦爲河伯娶婦水經注漳  
水北遷祭陌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祭陌亦  
曰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戰國時大河出清豐南  
樂元城之間去鄴百有餘里土人皆知異時漳水在  
鄴北入河故河雖東徙猶沿舊稱而呼漳水爲河因  
以河伯娶婦惑人凡西門豹傳所謂河者皆漳水也  
項羽鉅鹿之戰所謂渡河者亦漳水也是皆相沿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六

人舊稱而不變也相州自鄴移治安陽今彰德府治  
也蓋彰德土人至今猶知其地舊有大河故有所謂  
黃河老身黃河老家者余幼時在彰德土人每指其  
地以相示初猶疑流傳之妄及讀班志乃知其良然  
此大河自濬汲間北流出於安陽臨漳東之明證也  
續漢書謂河水從列人北流通典謂漳水至肥鄉橫  
流入河肥鄉者漢列人也應劭謂彰水自斥章治北  
入河今曲周縣有斥章故城在列人北東漢初趙王  
子林說光武決列人河水灌赤眉是時河益東徙列

人安得有大河蓋亦相沿舊稱以漳水爲河水如鄴人也而殷本紀祖乙遷於邢皇極經世祖乙圮於耿遷於邢通典謂卽唐邢州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明一統志祖乙遷邢卽今順德府治也蓋其地瀕河故其後又因圯而遷而漢志旣謂禹貢大陸澤在鉅鹿北孫安云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廣河云者謂其爲河水所滙也元和志謂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乃大陸別名蓋一澤跨二縣之境而廣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

九河自禹始亦因而利導之

以徒駭爲河經流本孔說實本爾雅亦

者卽廣河也則又河水出於肥鄉曲周鉅鹿之東之明證也鄴東故大河至鉅鹿其下流又東北行則經所謂又北播爲九河者是已蓋自大伾以北地形平衍大河勢猶居高屋飜瓶水其下注大陸沮洳鍾水之區奔衝散漫交馳莫禦禹因而播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河遂分爲九派淮南子所謂禹別河而道九歧賈誼新書所謂大禹鬢河而道之九牧者也而九派中有大河經流焉其名實曰徒駭云徒駭之與八支分而前鶩也其西北岸則新河束鹿深



州獻縣青縣大城文安寶坻其東南岸則南宮冀州  
衡水武邑武強阜城交河滄州靜海天津及禹河既  
徙而漳河循徒駭故道北流于欽齊乘謂北流之漳  
安知非古徒駭河有以也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  
雲海豐之有土河乃在九河南志以爲徒駭者妄也  
新河卽堂陽東鹿卽鄴班志所謂沮水斯淩水至此  
入河者也冀州者故信都也深州者故下博樂鄉也  
武邑有昌亭焉水經漳水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水經  
所敘漳水自平恩以北皆禹河故道其曰漳水至昌  
亭與滹沱河會則禹時滹沱河在此入於大河而滹  
沱河卽爲河水土人皆熟知之故漢志謂成平之滹  
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蔡傳祖程氏之說謂滹沱中  
高不與河通而詆班固之顯然謬誤非也武強故武  
隧也阜城故弓高也獻縣故樂成饒安也交河故城  
平也青縣故參戶也滄州故清池卽浮陽也唐志清  
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永徽三年築唐時大  
河不能北至清池蓋猶指清池之漳水爲徒駭河也  
靜海故章武平舒地也天津鎮亦章武地也大城亦

滹沱卽河水  
亦須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八

平舒地也寶坻故泉州也夫徒駭爲大河之經流而爾雅釋水九河之名徒駭而外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鈎盤曰鬲津孔穎達謂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朱子亦主其說而蔡傳顧從曾改謂別有一河爲經流而合簡絜爲一河非也其相沿謂絜爲潔亦非也西漢言九河者馮遂言今旣滅難明平當言今皆寘滅王橫亦言爲海所漸獨許商謂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孔穎達又推明其說曰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按今陵縣北有鬲縣故城鬲縣者故有鬲氏國也而漢志謂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有胡蘇亭鬲縣平當以爲鬲津其說皆同許商而

當與地理今  
釋參看



三河之外顏師古謂平原般縣卽九河鉤盤通典謂在樂陵東南亦與孔氏所推許商之說合他如張守節謂簡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爲今恩縣則在鬲津南通典謂馬頰覆蓋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唐平原郡德州治安德鬲縣故城在其西北則通典馬頰覆蓋二河亦在鬲津南皆與孔氏所推不合安德者今陵縣也輿地廣記謂簡潔在臨津元和志謂簡潔在南皮城外十餘步皆合簡潔爲一恐未可信臨津者今寧津也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十

有馬頰河蓋卽震字記所謂篤馬河卽古馬頰河自是唐之馬頰在鬲津南與禹貢九河無與明一統志謂太史河在南皮識者尤斥爲臆說蓋九河已亡其八支而滅沒難明也由許商及孔穎達之言僅可髣髴得其梗概大抵自鉅鹿南宮而北今冀州東鹿以東海豐天津以西南北相距二百餘里間正禹播爲九河所在後世不名爲九河某者如于欽所謂青滄二州間有古河隄岸數重與夫大連澱大河沙河無棣溝士傷河之屬未必非禹時某河某河遺迹固

不宜穿鑿附會被新河以舊名而一一尺寸以求其合也至九河之亡其八支蓋在齊桓公之世鄭康成據春秋緯謂桓公填淤入流以自廣朱子固以其說難憑而不之取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爲九禹後歷商周至齊桓公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此言是也夫八流雖非齊桓所塞而其漸就闕於實在斯時蓋其後數十年而大河遂東徙云鄴東故大河旣播爲九派之後其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十一

流又自天津之東同爲逆河東逕故驪城縣至今昌黎縣東橐縣故城碣石山而入於海逆之爲言迎也鄭康成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蓋九派合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故命曰逆河漢人大抵謂逆河爲逆河其說當矣然誤在以渤海爲大海逆河遂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而宋人之言逆河尤務爲新奇怪異而卽以逆河爲九河蓋王安石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林之奇謂王氏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羅泌曰聖



人於冀竟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收故謂之逆河皆踵安石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董鼎所採格言則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洩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洩夫謂八流爲開渠通海可也若如玉羅程三家以逆設之河解逆河而以九河皆爲逆設之河解同爲逆河則夫所謂未至不妨民耕秋冬水涸之時彼大河滔滔之流將惡乎在耶王氏本欲謂九

河非並時分流乃卒說成並大河經流亦爲逆設之河此以文義揆之而知其必不然也格言雖輯錄朱子之言然文集語類所無必多朱子未定之說而不欲存者朱子謂河至兗州分爲九復合爲一入海見東臯集傳董氏先載東臯此條而後及格言云云蓋亦以之兼備一說而非必以爲折衷之定論也且格言未嘗如三家以九河爲逆設之河安知非朱子本謂八流是開渠通海而記錄者誤以八流爲逆河耶夫三家之失失在以逆河爲九河而漢儒之誤誤在

以渤海爲大海蓋逆河卽是渤海至哉蘇子之論莫之能易矣而薛季宣程大昌黃度所云亦爲得之薛氏謂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程氏謂逆河世謂之渤海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黃氏謂逆河碣石皆淪於海夫誠知逆河卽渤海而漢時已淪於海則漢儒之誤可正而宋三家以九河爲逆河之失將不辨而自明彼漢人徒見海水所漸者之已成海也而遂名之爲渤海而遂卽以爲古之大海而不知漸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於海水者之乃逆河也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於渤海漢志曰同爲迎河入於渤海王莽改渤海郡爲迎河又改南皮縣爲迎河亭寰宇記謂迎河在清池縣西南胡三省謂之迎河故瀆蓋旣誤以渤海卽爲大海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而大河於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章武去碣石三百餘里殊乖經文夾右碣石入河之義通典謂爲子長孟堅之誤宜矣夫碣石之東爲大海而碣石之西爲逆河故秦縣故城南之碣石乃河海之限也而惜其已淪於海而莫可見也漢志



言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蓋今灤州南境唐馬城縣地此在濡水之西也文穎謂碣石在遼西樂縣今罷入臨渝則在濡水之東也郭璞兩存其說而不偏主然古時渤海北岸之地水未吞食灤州南境去海尚遠玩禹貢夾右碣石入河之文惟棗縣海旁特立之石可以當之此文穎之說所以優於漢志歟秦始皇嘗刻碣石門漢武亦嘗登之曹操征烏丸有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詩而唐太宗好文主也親逾遼海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而不刻諸碣石則意者其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十四

此山已苞海中不復可見歟若夫通典謂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北齊文宣紀大破契丹於青山還登碣石則在營州柳城東皆非禹貢碣石不當引以爲說夫大河入海在於碣石而不在於章武是則鄴東故大河下流之所歸宿矣凡此者乃冀州之東河禹貢大伾山西折而北行之故道爲古冀域之東界而非西漢之大河故瀆也西漢之大河故瀆自宿胥口改流東去則王橫所謂周定王五年所徙之河是也按史記周本紀年表皆不書河徙河渠封

禪書又謂宣房之役復禹舊迹既以西漢所行之河爲禹河而不自知其誤至水經所謂大河故瀆者失與遷同酈道元注淇水謂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而不知其所受之河卽禹貢至於大伾之河也杜佑謂衡漳至肥鄉入河而不知其所入之河卽禹貢北過降水之河也其他謬誤叢生禹迹日晦如鄭康成讀降爲下江反聲轉爲共而謂共縣淇水東至黎陽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五

以淇水爲降水而謂北過降水在淇口漢志以信都絳水爲禹貢降水通典遂於信都下注云禹導河北過降水卽此夫信都縣北之漳水乃禹河故道漢時漳水嘗從縣北改流出於縣南其後復由北道而縣南之流絕因謂之枯絳枯絳者漢時漳水偶然之改流而漢志及通典誤以爲禹貢降水程大昌因之謂古降瀆貫穿信都北向入故河則謂北過降水在今冀州通典於深州陸澤注云禹貢大陸澤在此程大昌旣以枯絳爲禹迹謂地志鉅鹿大陸其地遠在枯



廓清從來

絳上流不與經應遂從通典以深州之陸澤爲大陸則謂至於大陸在深州漢人又謂九河播自沙邱堰至南皮浮陽仍歸大河爲逆河則謂播爲九河在元城縣而於滄州合爲逆河又如鄭氏以今河所從去大陸遠而謂館陶北屯氏河爲故道酈氏謂爲近是與夫程氏之以澶貝之流爲禹迹蓋大伾遺跡一差無往非謬又其甚者以杜氏預之博洽而其注齊之四履西至於河謂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邱陽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又以東漢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六

新河爲禹河其爲失也彌遠孔穎達謂杜所言據其當時之河禹貢導河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卽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又云晉時河所經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此其規杜之失洵高出諸儒之表然卒謂大伾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則孔氏固亦付之無可如何已矣今旣本諸王橫班固之言而節取諸家之說互相參考以尋求禹貢大伾山西折而北行東河舊迹如上文所云則又就水經大河故瀆以得禹

河初徙自晚周及西漢之河於是再徙而爲東漢以至於宋初之河三徙而爲宋決商胡北流東流之河四徙而爲金明昌以後南北分派之河五徙而爲元明以來由汴合泗挾淮入海之河此其始末之大凡固不可不考而知也

且夫河廼大禹所道功通神明萬世難改而宿胥之口不能不潰決於周定王之五年者何也夫獨不觀於漢張戎桓譚宋蘇轍之言乎戎之言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

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漑山川水漑田春夏乾燥水少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水道自利無溢決之患矣譚之言曰民競引河漑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洩也可禁民勿復引河轍之言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凡此三者蓋皆言上流宜合而不宜分



也禹斯二渠又播九派者河至大伾其怒方甚深川一道僅分經流一二以少洩之而九派之分亦水自分流非禹強鑿又賴逆河復合爲一踴躍奔騰入海碣石復當其衝是以內沙不停外沙不入逆河旣漸於海八支以勢分力弱不足攻沙遂至填淤則夫河之上流宜合不宜分固可知矣而周之衰也則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渠以與濟汝淮泗會云蓋始自今河陰縣之菑蕩渠菑蕩渠至漢末墜石爲門而曰石門渠渠水東過滎口會濟水又東流至浚儀北爲浚儀渠浚儀者大梁也及王賁斷此渠引其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爲陰溝而以梁溝爲菑蕩渠陰溝亦名汲水北並大梁東去卽汴渠也汴渠至彭城入泗所謂汴泗交流者也菑蕩渠自大梁城南而東南流爲鴻溝楚漢指此以中分天下者也鴻溝亦曰官渡水其水又分爲睢水爲渦水爲沙水睢水至睢寧入泗謂之睢口渦水至義城入淮謂之渦口沙水又分爲二派一至懷遠入淮謂之沙汭一合潁汝至潁上以入淮謂之潁口枝津交絡四達

宋鄭陳蔡曹衛之郊河水入東南渠溝者既多經流遲緩不能刷沙而於是乎有宿胥口之決當是之時大河徙自宿胥口不由大伾山之西而於其南挾漯川以東流至長壽津乃與漯分漯川仍從故道至千乘入海凡自大河泛舟而渡者皆曰津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去宿胥口故道一百五十餘里水經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而注謂爲河之故瀆出焉者是也蓋漢武帝導河北行復歸未決以前故道在此而大河既東徙至於長壽津當時於其故道築石隄迫阨之以防其泛濫黎陽以東百餘里間激河再西三東不得休息故賈讓以爲此非古法也而欲決之放河使北也滑縣者古豕韋氏國所謂滑臺城者也有津曰延津亦曰延壽津延壽之東曰黎陽津亦曰白馬津張儀蘇代皆謂決白馬之口張耳陳餘從白馬渡河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蓋自古津濟之要而今則已成陸矣大河從滑縣東去初徙再徙其道皆然唐志田宏正及薛平引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至晚唐河決滑州歷五代及宋初屢決不



已至天聖後禍乃稍紓云大河自長壽津又東北行其東岸爲開州之戚城西岸爲內黃縣之繁陽故城春秋趙鞅納蒯賁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曰是時河北流過元城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蓋戚在大河東岸大河以西爲河內故謂戚爲河外也繁陽者繁水之陽春秋之澶淵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也大河自此又東北行其東岸爲清豐縣西岸爲南樂縣清豐者頓邱也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邱北十里王莽河者漢時所行之河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其至王莽時枯而遂名之爲王莽河也按元光三年五月始有瓠子之決其春河先決於頓邱東南而流入渤海史第載瓠子決河始末而不及頓邱之塞蓋頓邱改流泛濫未定至夏復東決於瓠子及宣房功成導河北行復歸當時未決以前故道故頓邱決口不勞自塞而程大昌謂元光以後大河竟行頓邱東南者非也南樂者故昌樂也元和志王莽河去昌樂十六里大河自此又東北行出元城大名冠縣館陶之東按水經大河故瀆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史稱

王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患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  
遂不隄塞元和志王莽曾祖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  
若大河果在元城西北元城當東下之衝其決而東  
去元城必已圯王氏墓必已壞而史乃云元城以水  
東去不憂水則大河在元城王氏墓東明矣元和志  
王莽墓西去貴鄉縣三里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  
縣大河旣在貴鄉元城東而水經之誤可知也元和  
志貴鄉縣王莽河古隄今名愜山古隄蓋卽所謂沙  
邱堰也王延世塞決河於此以其愜乎人情也而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曰愜山唐官軍伐魏擊朱滔於愜山滔堰永濟渠入  
王莽故河絕官軍歸路唐仍東漢河道王莽河已枯  
故曰故河也大名縣故貴鄉元城地也冠縣故冠氏  
也元和志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北去冠氏縣十  
八里大河在館陶嘗因決而分爲屯氏河焉水經所  
謂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者是也大河自館陶  
又東北行其東岸爲堂邑縣西岸爲清平爲清河爲  
博平又爲平原之鄒縣故城堂邑有發干故城大河  
所經也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通考堂邑



漢縣有黃河

東昌之堂邑隋時始有漢之堂邑在江南六合蓋堂邑志已誤劉南泉始正之

清平縣有貝邱故城漢時河水北曲三折皆邪直貝

邱郭昌所謂更穿直渠不令北曲者也寰宇記王莽

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清河有甘陵故城博平縣有

艾亭城平晉城靈縣故城皆大河所經也而元帝時

大河在靈縣又別出爲鳴犢河焉郇者漢田蚡食邑

河決瓠子東南注淮泗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郇無

水災蚡勸帝勿彊塞故久不復塞也大河自此折而

北其東岸爲平原縣又爲陵縣之鬲縣故城爲吳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縣其西岸爲平原之繹幕故城爲今德州治爲景州

通典云平原漢舊縣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平原縣

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水本在

縣北縣徙而北而水出其南矣吳橋有安陵故城大

河所經也今德州治故長河縣元和志王莽枯河在

長河縣東五里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

今謂之黃河崖是也景州有修縣故城修一作蔣亦

大河所經也大河又自此而北其東岸爲東光南皮

西岸爲阜城而清河自西來至東光而入於大河大

河遂挾清河之水又自此而北其東岸爲滄州西岸爲交河其間有合口焉而復與漳水合則復歸禹河故道而東北至天津小直沽口入海矣史記田單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蓋齊地北在於無棣無棣爲滄州屬縣通典滄州戰國齊趙之境是戰國時大河尚在滄州之北明矣班志漳水東至阜城入大河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則西漢時阜城文安境中之漳水猶爲大河亦可知矣小直沽者古沽水也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合大直沽而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注於海大直沽者濊水也青縣志濊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爲大直沽地勢平行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稱是也是時逆河已爲海所漸大河之流至天津遂止此禹河之初徙自周定王五年以後歷秦至西漢所行之道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所謂王莽河者也而其決口之作難實發於宿胥口蔡傳所謂河徙矜礪矜礪不知何在按溝洫志賈讓奏有榮陽漕渠如淳曰今礪谿口是也礪谿谿名漢書謬本誤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矜遂有河徙矜



細心讀竟  
較不悞

礫之說蔡氏仍其誤而以之釋經蔡傳謬誤大抵如此所謂清河者發源於淇水後世之永濟渠也當禹河自大伾而北淇水挾清水自西來注之其勢不得截河流而東出於內黃也其東出內黃南爲白溝又挾洹水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至東光入河者當必在宿胥旣徙之後蘇秦說趙謂東有清河說齊謂西有清河其時禹河固已徙流而東也而禹河旣徙之後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及宣房旣塞其後河復北決分爲屯氏河東北逕魏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屯氏又分爲屯氏別河屯氏別河至平原又分爲屯別北瀆屯別南瀆北瀆東至陽信故城北入海南瀆自平原首受大河故瀆水東出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故城南入海而屯氏別河之逕信成縣則張甲河出焉張甲河截清河於廣宗北出又分爲右瀆左瀆以入於清河而鳴犢河又別出於靈縣鳴犢又與屯氏合而入乎清河是時漳水之東大河之西旣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鳴犢之屬蓋三百里間枝渠交錯

莽如也而自宣房功成復歸初徙故道以後河嘗復  
決瓠子爲王延世所塞自是不復決而南而輒橫流  
有向東之勢成帝時河再決於平原濟南千乘王莽  
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所謂清河  
以東數郡者卽平原濟南千乘也莽幸河自元城祖  
墓東去不加隄塞而河水右溢汴渠左亂濟瀆明帝  
詔書謂汴渠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張汜謂河決積久  
侵毀濟渠蓋枝渠旣已交錯紛糾於北經流又復縱  
橫四出泛溢於滎陽東汴濟之間而北瀆之道遂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十五

於空及東漢王景起而治之蓋誠懼夫北與莽如者  
近而不久易敗也而又因水性之旣安於東也則於  
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東注之海明帝下  
詔褒美謂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墳壤  
事在永平十三年其河幾及千年乃廢是時長壽津以  
北故道旣空大河自津南又挾漯東行其北岸爲開  
州之鐵邱爲觀城爲朝城其南岸爲開州之濮陽故  
城爲濮州爲范縣所謂開州者宋之澶州也鐵邱在  
開州西南衛蒯聃登鐵邱望見鄭師自投車下杜曰



在威南威居北而春秋時出河之外鐵居南而東漢  
後在河之內則是大河日益徙而南也唐澶州隸河  
北魏博鎮胡三省曰唐澶州治頓邱縣後唐於濮州  
北築德勝南北城晉天福三年懼契丹南牧遂移澶  
州及頓邱縣於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  
晉所移之地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  
晉既移澶州於此故澶州有北城南城宋真宗幸澶  
州自南城渡河御北城門樓居人所謂南澶北澶者  
蓋指此也而熙寧之移治濮陽則金改爲開州而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仍之者也濮陽者顛頭之墟故謂之帝邱其故城在  
開州西南二十里鐵邱之東也濮陽爲漢瓠子決口  
其津卽以濮陽爲名有宣房堰金堤在焉武帝所謂  
塞東南決口導河北行者也東郡太守王尊禱於河  
伯請以身填金隄廬居隄上不去水爲之却卽此隄  
也水經注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遏衝要瓠子之水絕  
而不通唯溝瀆存焉濮陽與鐵邱雖皆開州地然濮  
陽在河之南晉王與梁戰河南遂拔濮陽是也濮州  
唐號濮陽郡故或卽以濮陽爲濮州濮陽實自爲縣

而濮州治鄆城非卽濮陽也及宋以濮陽爲澶州治澶州益南徙而濮陽並不屬濮州矣世號澶州爲澶淵而澶州凡三徙皆非春秋之澶淵也澶滑接壤爲晚唐及宋決河發難之始滑州自唐開成後凡十餘決澶州自後周廣順後亦十餘決中間滑禍東移於澶橫壠商胡六塔曹村決口皆在其地及北流入清河而澶禍始緩金明昌河徙而澶州之流乃至於絕云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索隱曰城濮衛邑卽濮州也濮州有鄆城故城觀城者故衛國縣范縣有秦亭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七

大河所經也范縣有津曰倉亭程昱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所以不得渡也朝城者東武陽也東武陽者武水之陽也武水者卽漯水也通考朝城有黃河通鑑晉王眈於朝城視河冰已堅引兵渡河拔楊劉是也朝城在長壽津之東蓋幾二百里大河至朝城始與漯分漯反北行而河乃在漯南也其西北岸爲莘縣爲聊城爲博平其東南岸爲陽穀爲東阿爲茌平縣之碣磬故城爲長清縣之臨邑故城爲高唐西南之楊墟莘衛邑漢陽平縣地杜預謂爲河流所經者



也梁劉鄩軍於莘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胡三省曰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渡河而東南卽鄆濮之境聊城者故博州治今東昌府治焉通考聊城有黃河唐開元河決博州晉天福時河決博州皆聊城也聊城在堂邑東南禹河初徙堂邑聊城皆在河流之東茲則出其西矣元和志黃河在陽穀縣北十六里通考嵩有黃河東阿者

此處有脫句

是時大河之衝南

漲則淹東平東溢則侵濟南東平者鄆州也唐李嗣源取鄆州守楊劉九域志云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

靑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八

臨河津梁與唐相持於楊劉決河水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其後益大爲濮鄆齊棗諸州患荏平有津曰礪礪其城西臨大河晉宋時圯於河乃移治河北博州界宋王元謨入河平礪礪守之是南北朝大河皆經此矣長清者故臨邑也縣有津曰四瀆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楊墟有商河南河首受河水有漯水澤水所匯也許商所鑿故名商河大河自此則截漯川而北行其東岸爲今禹城之高唐故城齊西鄙也

盼子守之而趙人不敢漁於河者也其西岸爲平原  
爲陵縣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是  
東漢平原在河之西也平原有津曰張公渡水經東  
漢時人作稱是時河水逕平原故城東大河故瀆逕  
平原故城西而元和志謂王莽枯河在平原縣南五  
里黃河在平原縣南五十里蓋新舊兩河在此相去  
最近然自平原又北至陵縣新河不能如故瀆之趨  
而北首而兩河河道迥別矣故瀆亦曰北瀆云者蓋  
所以別於東漢新河之不能北流入海也陵縣有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九

曰鹿角陵縣故安德唐德州治也元和志黃河南去  
安德縣十八里大河至此則折而東其北岸爲樂陵  
爲武定爲蒲臺其南岸爲德平爲臨邑爲商河爲青  
城高苑博興大河又自此而東北行至利津縣之古  
千乘海口入於海蓋大河至是時始入今濟南之境  
泰山直其南應劭漢官儀所謂黃河去泰山二百餘  
里望之如帶若在山趾是也武定故厭次也有津卽  
以厭次爲名元和志黃河在厭次縣南三里蒲臺故  
漯沃也有津亦卽以漯沃爲名元和志黃河西南去



縣七十三里商河武定蒲臺皆唐棣州屬縣也元和志黃河在商河縣南八十里利津金析唐渤海蒲臺二縣置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渤海亦唐棣州縣也唐時棣州河凡三決蓋其時海口已淤云高苑有千乘故城博興有利縣故城皆大河所經也此禹河再徙東漢以後所行之道也而漯水自東武陽與河別而北行折而東至故高唐之西漯在北河在南自故高唐以東至千乘海口河截漯北行河又在北而漯在南蓋河已再徙而漯猶自若其故其後至元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十

時漯水雖云輟流然唐高宗謂濟與漯斷不相屬則漯行河北濟行河南漯水之流尙猶不變蓋自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漯水舊迹之存焉者寡矣當大河自大伾北行時乃在彰德之東大名之西也及初徙而出大名之東東昌之西矣其再徙則出東昌之東濟南之西而橫截濟南北境入於海云彰德者唐相州古冀域晉地也大名唐魏州東昌唐博州古兗域大名亦晉地也東昌治聊城齊之西界所謂聊攝以東者也本非瀕河地也濟南唐齊州古青域齊地也

禹貢海岱惟青州不言河者河流不及於青域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曰自東河至西河也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孔疏曰東河之西西河之東是冀州之境蓋東河爲古冀域東界自相而汲則在其東界之南也東河之東畔爲兗域孔疏所謂兗州自東河以東是也唐魏州之北貝州治清河縣又北冀州治信都縣與夫滄州治清池縣棣州治厭次縣皆古兗域在東河東畔爲河外通典誤以信都枯絳爲降水遂謂信都爲河內分入冀域非也禹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既徙而始自魏州北逮信都清河皆在新徙之東河東畔遠者至二三百里河流東侵兗域而出齊西界聊城之西東河去西河已千里而遙矣然尙猶未入於古青州之域而是時趙分晉信都清河地其境東至於新徙之河趙武靈王謂吾國東有河與齊共之賈讓謂齊與趙魏以河爲界是也及禹河再徙出齊地聊城之東歷青域濟南之境以趨於海平原陵縣以北河流不至冀域不復在兩河間而趙之故疆亦不能以河爲東界蓋禹河再徙其入海之口去古冀



域碣石入海處蓋六百餘里云而長壽津以北故瀆  
之水盡空至東光南皮則清河行漢北瀆故道自滄  
州交河而北則漳河合清河行禹東河故道故酈道  
元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而滄州交河以北之道  
禹河初徙時河水至此復合漳水而行以入於海東  
河禹迹猶存此四百餘里間及河道再徙新河北行  
未半遽折而東流入海而大伾以北遺迹則盡忘矣  
然王景之治新河也鑿山開澗築隄自滎陽至千乘  
海口竭其才力爲一勞永逸之計故功施後代幾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十一

千年下逮宋仁宗慶曆八年河決商胡而其河始廢  
唐時猶仍景故道而清豐縣之西南有馬頰河者首  
受大河水東北流唐志所謂久視元年開新河者也  
馬頰河至安德縣南合篤馬河又東北至無棣入海  
此特與東漢時小異者獨入海之處至昭宗景福時  
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濱州之渤海故城又東  
北至海豐縣之無棣故城逕馬谷小山東入海蓋究  
其入海所以改流實卽宋初屢決不已馴至商胡河  
徙之由按唐河患較前後獨少長壽二年河始決棣

州開元十二年又決博棣二州其後澶滑間漸被河  
患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景福二年遂改流  
入海宋大中祥符三年大決棣州至徙州陽信界中  
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仁宗景祐元年河決橫隴在  
東漢故道之南歷濮州東平范縣陽穀東阿而至於  
長清因名其故道之淤者曰京東故道其自長清東  
北則仍行東漢故道改流不過三百里未大變遷然  
其勢已必不能久行故未幾而有商胡之決夫河雖  
泥沙得其所歸何由致淤下流先淤高壅滯乃決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流低處歐陽子謂橫隴之水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  
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繼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上  
流之商胡口故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  
水已棄之高地地理不可復由歐陽子之言推之乃知  
唐時棣州屢決禍及澶滑必蒲臺以東海口日淤故  
景福乃至改流宋初景福改流海口又日就湮塞不  
知疏濬上流用是屢致奔衝潰決蓋浸不已俄而河  
果大決於商胡埽矣商胡旣決初有北流繼有東流  
迭爲開閉後竟歸於北流此禹河之三變也商胡埽



在開州東三十里其北流自埽決而北逕清豐南樂縣西又北至元城縣東北而與永濟渠合焉永濟渠者卽前所謂清河在東光入河者也清河源發於淇水曹操自枋頭遏其水爲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云北流旣於元城東北合永濟渠遂由其水道而東北行至合口而與漳河合焉其東岸爲今冠縣館陶臨清夏津武城棗強德州吳橋東光南皮滄州西岸爲今廣宗威縣清河故城景州其東光南皮滄州之道卽西漢大河故道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也北流旣挾永濟渠與漳河合遂東北流逕獨流口又東逕劈地口三义口入於海其西岸爲今青縣東岸爲今靜海南岸爲天津獨流口在靜海北二十里劈地口在縣東北三义口蓋卽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此宋黃河北流之道也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爲二股河自大名之東歷冠縣館陶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合篤馬河又東北逕樂陵海豐入海此其所謂東流者也東流在東漢故瀆之西而北流在西漢故瀆之西漳河之東北流初行永濟渠後復從內黃曲周

平鄉廣宗鉅鹿清河南宮冀州衡水武強棗強樂壽  
阜城混入漳水按漳水自肥鄉以北皆禹東河故道  
其地形獨卑下故賈讓請放河使北入漳水中入海  
而清河行漳水之東西漢故瀆之西去東河禹迹最  
近宋之北流合清河以行至合口又合漳河入海海  
口深廣河流通快此誠千載一時是時自澶州至乾  
寧軍創隄千有餘里若能堅其隄防疏其壅積上之  
可漸變而盡復東河禹迹次之守而不變亦較之西  
漢故瀆爲近古此功一立雖至今可以無患非東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五

王景所敢望也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  
敗二股亦微禍徧於澶濮濟鄆神宗乃下詔東流填  
淤難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時不主回河之議紹聖  
諸臣力閉北口借河事以伸其紹述本謀而不顧河  
勢之不欲復東蓋商河決後二十一年爲神宗熙寧  
二年導河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年爲元豐四年河  
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北流又閉後數年爲元符二年  
東流斷絕河竟北流下至建中靖國之初猶有建東  
流之議者而禍變旋與其地已爲金人所有宋史河



渠志蓋至歎息痛恨言之云而金人既得其地則遂以宋爲壑也又利河之南不欲其北大定四年范成大北使見濬州城西南僅有大河剩水計河離濬滑已在高宗之世由是河流日趨於南決勢已成大定十一年河決濮州之王村害及南京孟衛州界識者謂下流壅而倒灌上流也明年以水東南行勢大增築上流諸州縣隄岸至二十七年遂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卒亦無補不久竟有明昌之決當商胡既決以後明昌未決以前汲縣河流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變於昔開封祥符直汲縣河流南一百五十里陳留杞縣睢州加遠至如寧陵宋城虞城曹單嘉祥金鄉鄆城豐蕭沛徐直汲縣河流東南遠者至七八百里近者猶二三百里而是時皆爲沿河之地則河流之必決而南固可知也夫滎陽引河而禹迹東徙枝渠交錯而北瀆遂空此上流之害及下流者也晚唐海口淤而景福收流宋初海口淤而橫隴商胡屢決與夫金之河不歸北下流倒灌而有明昌之決皆以下流而害及上流者也故大河之爲患非一端而已也



先是熙寧導河使東而北流斷絕大決於澶州曹村  
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  
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踰年決口乃塞至是金章  
宗明昌五年爲宋光宗紹熙五年而大河徙於故道  
之南起自陽武縣北而東至於梁山灤其北岸爲新  
鄉胙城長垣濮州范縣南岸爲陽武延津封邱蘭陽  
東明曹州鄆城梁山灤在壽張縣東七十里大野澤  
之下流也河水滙此分爲二派如熙寧曹村決時其  
北派由北清河入海者今大清河自東平之西歷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七

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  
臺利津入海者也北清河者濟水故瀆也其南派由  
南清河入淮者今會通河自東平之西歷汶上嘉祥  
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南清河者泗水  
也南派入淮遂挾淮以入海兩派並行而其大半入  
於淮水蓋南派較之北流爲盛云當禹河初徙再徙  
三徙皆出黎陽之東東河禹迹積漸盡改而明昌之  
決則在黎陽之西百里南河故道自此亦稍變更而  
汲縣胙城之間河流遂絕此禹河之四變也



夫兩河必無並行之理此旣盛而彼必衰物莫能兩大雖禹之九河其後卒亡其八支而并歸徒駭也明昌之決兩派分流而入淮者大半北流不能並南已具并力趨南之機焉元世祖至元中河果決而南又在明昌決口西起自陽武縣南由渦水至懷遠入淮泰定元年改從古汴渠入泗以入淮則今大河所行之道是也先是金明昌決後而河已由開滑胙城長垣之南矣至是由古汴渠之道則并陽武延津封邱東明及今山東地唐隸河南道者與夫江南之豐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八

邳州宿遷清河安東皆在大河之北蓋較之金溫撤可喜所謂河南之地爲狹者而又加狹焉斯古今地勢不同之極致矣是時新鄉河流已絕大河出獲嘉南六十里負陽武而東歷祥符商邱至徐州而合泗水所謂古汴渠之道也古汴渠嘗改流從考城宿州虹縣至泗州直達於淮北宋東南漕道由之而堙於南渡之後蓋改流之道堙而古渠故道復通泰定時大河旣由其道至徐州合泗水遂挾泗水東南至清河縣南而合淮水又挾淮水歷山陽之北安東之南

過雲梯關以入於海而全河之由淮入海遂相沿至  
今不變云且夫河過大伾以東決而東南注於淮其  
勢雖便然其時必駭爲非常鉅變未有任其通行不  
塞者也漢元光三年瓠子之決東南入於淮田蚡雖  
勸勿强塞然逾二十年卒塞之宋太平興國八年河  
大決滑州東南至彭城入於淮亦不久卽塞咸平三  
年決鄆州浮鉅野而入於淮則又卽塞天禧三年決  
滑州至梁山樂合清水古汴渠而入於淮則又卽塞  
而熙寧曹村決口其入淮之南派亦不久卽塞其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九

爲固然任其通行者則自金明昌五年始其時南北  
二派分流及至元時改流出陽武之南蓋北派遂并  
於南而南北故道俱湮云夫陽武改流不知在至元  
幾年已無可考而會通河自東平歷濟寧至徐州皆  
大河南派之道度必南派故道已湮轉輸不便而乃  
有會通之役按會通河經始於至元二十年成於二  
十六年蓋陽武改流當在二十年以前無疑元史載  
二十三年二十五年河決河南或十五州縣或二十  
二州縣其時或已由渦入淮而又決或汎濫於汴梁



州縣間而尙未能卽定皆未可知也元末賈魯挽河復入於淮顧其北流猶自不絕明初命大將軍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濟運永樂九年命尙書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大抵別自南方引河北行以爲支流而非復曩時北派餘波也夫陽武爲南北分派之地若北派果尙有餘波永樂運道胡爲舟至陽武乃舍舟登陸耶蓋北派故道之湮久矣其後徐有貞分水之渠白昂興濟十二小河固皆其自鑿北流之道而已矣及太行長隄成全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

南下北流遂自此永絕云而當泰定時大河由古汴渠之道合泗以入淮其後二十年爲順帝至正四年河北決曹之白茅隄又決千金隄自兗州東昌灌會通河延及濟南河間也賈魯於是挽河東歸徐州故道之役河成號曰賈魯河川瀆考引河防考謂大河舊道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垆趙家圈蘄門集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嘉靖實錄按臣戴金謂大河入淮之道自開封經葛岡小垵丁家道口馬收集鴛鴦口至小浮橋爲

汴河蓋賈魯河始自白茅隄雖與古汴渠異道然下  
流卒入於汴渠自新集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其所行  
者固卽古汴渠之道焉耳矣新集丁家道口在商邱  
馬牧集在虞城韓司道口牛黃垆在碭山趙家圈薊  
門集在蕭縣小浮橋在徐州明一統志謂徐州雲集  
橋在州城東北隅跨汴水比舟爲之俗名小浮橋是  
也自賈魯河成之後又四十七年爲明洪武二十四  
年河自原武黑洋山決而東經祥符北又南至項城  
出潁州東至壽州正陽鎮以入於淮也而正道遂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一

其後二十年至永樂九年乃復疏入故道永樂實錄  
謂祥符中灤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之可殺水勢  
又謂開浚訖工自是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所謂今  
河云者卽壽州入淮之河也其曰水勢可殺蘭芳亦  
謂中灤分導河流則是故道之復特爲支流河臣王  
暹謂之小黃河而其正派正由壽州之道不塞也是  
時宋禮又有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漕之役川瀆考謂  
金純從金龍口引河達魚臺場場口經二洪入淮夫  
實錄明言河循故道若由濮州東北及魚臺場場口



不得謂之循故道也潘希曾謂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故道也永樂年間浚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胡世寧焦竑謂河分數道其中小浮橋魚臺陽穀各爲一道則濮州魚臺之又別爲支河明也楊一魁謂永樂時復南決由渦入淮未知果否自永樂九年河循故道後三十七年而河自新鄉八柳樹口出東昌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沒入海又自滎澤孫家渡口出祥符南並流入淮王暹所謂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者也實錄謂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一

故道東至徐濟運蓋古汴渠之道至是又湮而實錄不言南流出何道入淮川瀆考一說由渦又一說至壽錐指則主由渦之說又考戴時宗謂孫家渡出壽州胡世寧謂孫家渡至壽州一道蓋孫家渡者固由壽入淮之道也而明初大河分派並行則或兼由渦河亦未可知也張秋在東阿壽張陽穀之間運河所經也沙灣壽張隄名其後四年爲景泰三年沙灣復決都御史徐有貞開廣濟渠疏決河起張秋逾范暨濮抵開州凡數百里作九堰以捍橫流而使之北出

濟運又於東昌龍灣魏灣置八閘導古河入海實錄  
謂會黃河南流入淮有貞始克奏功而不言南流由  
何道入淮然祥符自是乃得復在河南矣其後十年  
爲天順六年有陽武西南之決則自獲嘉南入於原  
武而獲嘉之流絕矣又五年爲宏治二年河決原武  
衝張秋戶部侍郎白昂則築陽武長隄爲張秋之衛  
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下達於淮濬汴渠及睢水  
導河入焉以殺水勢又以河入淮非正道修魚臺德  
州吳橋古河隄而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然未及三年河復決於  
張秋其所規畫河道廢矣按昂所濬汴渠自宿州至  
泗州者乃北宋轉漕之道而昂疏稱決河北流由祥  
符合沁河出了家道口下徐州宜爲長隄衛之未嘗  
言塞其流也丁家道口爲古汴渠道豈是時汴渠二  
道皆通耶當再考都御史劉忠宣大夏之治張秋決  
河則分爲四派入淮以殺其勢又築太行長隄金龍  
口新隄而決口乃塞云蓋四派中以出孫家渡者爲  
經流其支流自四府營至歸德分爲二一派由宿州



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一派由渦河而其自黃陵岡南出曹縣至徐州河者又爲一派黃克纘謂劉忠宣開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蓋卽古汴渠之道也實錄所謂分流逕歸德宿遷徐州入運河者也時宏治七年也朱裳謂宏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由孫家渡一由渦河口一由趙皮寨一由梁靖口梁靖口者古汴渠之道也而趙皮寨乃出宿州之道蓋朱裳四支分流之說卽大夏所分四派而謂爲宏治前已如此則考之未詳矣而論者又有河分八道七道之說不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

的在何年胡世寧所謂南分二道者則渦潁二道是也所謂東南一道者則宿州之道是也所謂東分新舊五道者其一出儀封至小浮橋入漕小浮橋爲古汴渠之道上文固已言之其餘有出長垣至陽穀入漕者有出曹州至魚臺入漕者有出沛之南從飛雲橋入漕者有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從溜溝入漕者此四道皆大夏時所未有鄭曉之說畧同焦竑所記獨少東南出宿州一道而周金又謂黃河入淮之道有三曰渦河曰汴河曰白河白河者宿州之道也較

之大夏所分四派則少孫家渡經流焉蓋河流之在南方其南北又自遷徙不常而諸說紛紜不一固難盡合大抵明初大河分派數道並行不廢其宿州一道在汴渠南渦又在宿州南潁又在渦之南如陽穀魚臺飛雲溜溝四道皆出汴渠北其後地道遞湮合并爲一而要其大體蓋歸於徐州古汴渠之道焉而徐州古汴渠之道旣爲宏治七年四派分流之一蓋是時大河之出小浮橋而東注明矣正德實錄乃謂正德三年始北徙三百里至小浮橋入漕不知何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十五

當再者而正德三年河流之北入於小浮橋故道也明年自小浮橋北徙出飛雲橋而曹縣楊家口亦決南道日淤八年又出曹單之北而曹單遂爲河流首衝自是之後十餘年間渦潁諸道皆湮水勢無所殺於南遂北入運河塞魚臺營橋以下諸牯嘉靖五年漕船至北假途昭陽湖以行也六年河忽自沛決而南一出小浮橋一出小河口一出渦河各入清河而由山陽灌裏河論者謂沛之患且并及淮安也然亦分一支北流逾漕河趨昭陽湖明年又北入昭陽而



運道大阻八年又自飛雲橋北徙魚臺之穀亭舟行  
牖面九年又北決魚臺塌場口衝穀亭水經三年不  
去蓋河自小浮橋而北出曹單豐沛者二十年議者  
患河趨於北則開趙皮寨支河南達白河以殺水勢  
十三年遂自趙皮寨決而東穀亭流絕自是南徙者  
蓋十餘年十六年南入於渦河二洪水微十九年決  
睢州野雞岡又南入於渦河其旁出孫繼口至徐者  
十之二而二洪水不盈尺二十四年河日南流至徙  
五河蒙城縣治避之俄忽復決而北自曹縣入穀亭  
而自是河流之趨北者蓋四十餘年云三十一年河  
下流入海者既壅遂自徐州房村決而北至邳州運  
道淤者五十里明年既浚水湧復淤三十七年河益  
徙而北而新集口至小浮橋賈魯河故道二百五十  
餘里皆淤蓋新集至小浮橋之道號爲銅幫鐵底潘  
季馴所謂河身深廣自元及本朝嘉靖年間行之甚  
利者也其後別開一道出小河口以殺水勢水勢殺  
而河身日淺至是二百五十餘里皆淤河北出單縣  
析爲六有出大溜溝者有出小溜溝者有出秦溝者

有出濁河者有出胭脂溝者有出飛雲橋者既入運河至徐州洪又分流出碭山堅城集郭貫樓更析爲五凡散爲十一派勢弱易淤決溢滋甚是後一變爲溜溝再變爲濁河又變爲秦溝淤愈甚而變愈速其後歷四十七年李化龍曹時聘挑碭山朱旺口復小浮橋故道一百七十里而新集口丁家道口竟淤隔在南岸縷隄之外云四十四年海沙淤高至興山等上流益多河患河自趙家圈決而北抵曹縣分爲二入秦溝者曰南股入大小溜溝者曰北股而北股又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七

分流出飛雲橋散爲十三股北逾漕河又北入朝陽湖明年河又決沛縣北入運河而是時蕭縣城內外一望皆水水行陸地深或僅一二尺耳而河身高於故道至三丈有餘也朱衡於是開南陽新河爲運道以遠河患而修沛縣馬家橋隄遏飛雲橋之流盡南入秦溝運道暫通隆慶三年河北決沛縣西及曹單東抵徐州漕舟阻於邳州者二千明年河水暴至茶城淤邳州亦決自靈璧至宿遷分爲十一派而運道之淤者一百八十里六年復決於邳州先是翁大立



謂邇來河患專在徐邳宜開泇河爲運道俾徐邳間  
勿資河以漕則河患可避至是泇河之策竟格而不  
行而茶城南北長隄成矣噫此其所謂專事徐邳之  
道也萬歷元年河決徐州房村口二年決邳州而徐  
邳河身日高四年沛豐曹縣隄決災北被魚臺金鄉  
五年徐州河淤邳宿清源兩岸多決是冬河忽復南  
趨入小浮橋故道與濁河之流並行蓋自嘉靖末河  
出秦溝而茶城遂歲患填淤也至是小浮橋故道始  
復而新集口之道久塞故小浮橋以上河身猶淺潘  
季馴言復新集口故道有五利而不果行六年高堰  
既堅崔鎮亦固淮安水患暫息而徐邳亦得暫安七  
年八年以河工告成河臣疊受褒賞然下流通利上  
流河防漸弛十五年北決於金龍口長垣東明幾陷  
十七年河決祥符又決蘭陽李景高口南入睢陳又  
北決入夏鎮而南北之流靡定二十一年魚浦徐邳  
水漲邳州城陷又決單縣黃垆口北出舊運河達鎮  
口牖二十五年黃垆復決南溢夏邑永城逕符離橋  
出小河口分流北入舊運河而二洪涸是時徐邳之

間復見清流也楊一魁欲任河流南趨而濬小浮橋引河支流濬以汶泗之水爲徐州以下運渠而不克已又欲濬李吉口以挽黃流於徐邳而又不克李吉口在黃堍下淤填益高北流幾絕二洪之間蓼裳可涉二十九年黃堍垂塞復決於上流蒙牆寺入商邱南合淮灌洪澤湖爲泗州患曾如春乃開虞城王家口新河以回河濟涸而新河狹不能容三十年北決單縣蘇莊衝魚臺豐沛蓋河勢南趨者六年而又趨於北凡五年而始稍定云三十一年又決蘇莊潰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四九

縣太行隄入夏鎮橫衝運道而沭河之工始不爲異議所尼三十三年自徐州決而北泛豐沛單縣魚臺抵濟寧而呂梁又塞三十四年曹時聘開朱旺口復小浮橋以東故道一百七十里而魚臺單濟金鄉之流悉歸小浮橋不復散漫於北矣自是之後三十九年決徐州狼矢溝明年決徐州三山南出白洋河小河口四十二年決靈璧之陳鋪四十四年決祥符陶家口張家灣南入渦河又決狼矢溝北入沭河天啓元年決雙溝南出小河口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



河日南徙恐亦  
非不變之道

又決雙溝四年灌徐州城乃遷治於雲龍山至崇正  
六年自呂梁洪決而北入直河滙成洪流十五年開  
封朱家寨之決又南流自陳潁入淮蓋其大體雖歸  
於徐州古汴渠之道而條南條北終遷徙不常莫能  
悉數由是南北兩岸遂倚隄爲固南岸明初大河分  
派並行入淮故祥符至礪山至隆慶六年方有隄而  
北岸務築隄以蹙河使南故其隄爲尤多南河考北  
岸縷水隄西接沁水詹家店隄東歷荊隆口銅瓦箱  
踰曹單至徐州茶城其在荊隆口銅瓦箱間者此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

劉大夏所築新隄曹單乃劉天和所築茶城爲朱衡  
所築其西起詹家店隄則萬歷十六年增築也縷隄  
之北有舊老隄白昂築陽武長隄以衛張秋朱裳謂  
自原武至曹縣築長隄以防東北入海正德七年接  
築曹縣位家灣北大隄百有十里其後劉天和接築  
曹單長隄皆此隄也舊老隄東北有長垣東明長隄  
西起陳橋集東至白茅村及河南徙長垣東明去河  
遠蓋此隄廢不修久矣而曹縣黃陵岡之西舊老隄  
之南縷隄之北其中有長隄焉東訖飛雲橋則所謂

太行隄者也舊老隄止於曹單間而單縣以東遂以  
太行隄爲在北遙隄云當今隄工多沿明舊而其實  
多有不同者焉今河南山東有所謂臨河隄者而明  
南河全考有縷水隄無臨河隄按今圖說舊時隨險  
築垣攔水以護縷水隄於內明季連爲長隄號攔水  
隄今更號其隄爲臨河而明南河考之無此隄者蓋  
其時攔水垣尙未聯爲長隄所謂縷水隄爲防河首  
重者也今河圖單縣有臨河隄其北有縷水隄又其  
北爲舊存太行隄於是號臨河隄爲三隄縷隄爲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五

隄蓋以舊存太行隄爲頭隄也而曹縣之西惟封邱  
有縷隄五百五十丈河南七岸皆無縷隄蓋旣倚臨  
河隄爲門戶縷隄止爲重門之障故多廢不修往往  
爲今月隄夾隄重隄備隄胚胎而今臨河隄亦有稱  
年遠老隄者碣山以東兩岸則亦如明制止有縷隄  
又按今宿遷縷隄亦或稱臨黃縷隄臨黃云者臨河  
也蓋今江南卽以縷隄爲臨河隄矣則今河南山東  
所謂臨河隄或間卽明縷隄修築亦未可知也今按  
全河圖說合之明制錄河隄如左全河圖說謂兩岸



隄工皆自滎澤縣始其在北岸者曰滎澤縣臨河隄西起武涉東至原武八里七分滎澤縣治在南岸曰原武縣北岸臨河隄自滎澤東界至陽武西界四十里又有月隄三南河考有廟工口遙隄買家寨月隄曰陽武縣北岸臨河隄自原武東界至封邱西界三十八里有黑洋山月隄南河考有脾沙環埧有張茂樓埧脾沙岡者萬歷四十七年北決之口也陽武城故在南岸與新鄉汲縣分水蓋河出其南南河禹迹愈變曰封邱縣北岸臨河隄自陽武東界至祥符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至

界三十四里中間于家店中灤城荆隆口最著明荆隆口卽金龍口也有縷水隄一月隄五格隄二格隄者橫隄也南河考云荆隆口萬歷十五年之決築遙隄長二千九十丈又云陳橋集西抵荆隆口東連馬家口每歲加工修守川瀆考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里與祥符接界封邱者古封父國也曰祥符北岸臨河隄自封邱東界至陳留西界五十里有月隄十夾隄一重隄二曰陳留縣北岸臨河隄自祥符東界至蘭陽西界一百十丈又有回回寨月隄祥符陳留蘭

陽及儀封縣治皆在河南岸曰蘭陽縣北岸臨河隄  
自陳留東界至長垣西界四十里四分中間銅瓦箱  
最著名銅瓦箱在陳留蘭陽間決河入張秋之道也  
又有月隄三南河考有陳留寨銅瓦箱遙隄有馬坊  
營月隄有空泥河曰長垣縣月隄自蘭陽東界至儀  
封五百五十一丈曰儀封縣北岸臨河隄自長垣東  
界至曹縣西界共四千六百五十五丈又有月隄七  
南河考云煉城口每歲加護此今河南大河北岸之  
隄也曹單二縣俱在大河北岸曰曹縣臨河隄大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五三

自儀封歷考城界三十里過曹縣又一百四十里而  
至單縣西界考城縣治在河南岸其隄附曹縣修防  
故曹縣臨河隄共一百七十里臨河之外縷隄月隄  
遙月隄備隄裏河隄護隄戢隄小戢隄格隄甚夥而  
銅奶奶廟尤稱險要曰單縣臨河隄自曹縣東界至  
江南碭山西界六十里有月隄六格隄一有縷水隄  
五十四里又有太行隄六十九里太行隄舊長三百  
六十里今既有臨河隄又有諸隄爲外護故太行隄  
廢不修止存此六十九里在單縣云南河考正德七



年曹縣築北大隄自位家灣至雙堦集八十里又接築三十里此隄蓋西與舊老隄相接而黃陵岡之南有賈魯河又有芝麻莊陳隆口有劉滿莊月隄又有王家埧曹縣北有曹州雙魚決口川瀆考有楊孫焦家諸決口而梁靖口在曹縣東南近歸德府大河北岸是爲趨小浮橋之道所謂四支分流之一也嘉靖實錄十四年河臣劉天和於梁靖口東行岔河添築壓口縷水隄又於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接築長隄此長隄當與位家灣雙堦大隄相接蓋山東大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五十四

河北岸之隄如此而今河南大河南岸之隄曰滎澤縣南岸臨河隄西起舊城北東至鄭州長十二里南河考滎澤縣縷隄西起廣武山東至祥符而滎澤東南有孫家渡月隄曰鄭州臨河隄自滎澤東界至中牟西界四十五里南河考有黃煉集遙隄鄭州者鄭武公徙居此州東有莘城史伯所謂前莘者也曰中牟臨河隄自鄭州東界至祥符西界四十三里七分又中間錯以陽武隄四里七分南河考縷隄外有月隄曰祥符南岸臨河隄自中牟東界至陳留西界七

十七里其月隄甚夥府四面有護城隄南河考云隆慶六年築縷水隄自祥符東至礪山乃止又有劉獸醫遙隄有陶家店遙隄有張家灣時和驛遙隄有陶家大埧川瀆考府西三十里有蘇村府西二十里有杏花營府東二十里有陳橋及劉獸醫陶家店張家灣皆歷代決口祥符當正統既決之後復大決於天順五年周王以下至乘舟避水至崇正十五年城西北七十里朱家寨之決闔城被禍蔓延陳潁間水退而城郭屋宇皆填淤在下遂卽其上重加興造以成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卷五

都會云祥符西南二十里有四府營舊河劉大夏嘗濬之祥符爲開封府治留見公羊傳後屬陳故曰陳留曰陳留縣南岸臨河隄自祥符東界至蘭陽西界十五里曰蘭陽縣南岸臨河隄自陳留東界至儀封西界隄二十五里有月隄南河考有趙皮寨李景高口遙隄二千三百五十九丈儀封者衛邑也曰儀封縣南岸臨河隄自蘭陽東界至考城西界四十七里有月隄一川瀆考由儀封至睢州乃及考城州去河七十里河隄非州所縮也州有野雞岡及孫繼口曰



考城臨河隄自儀封東界至商邱西界五十里縣城有護城隄考城故戴國也曰商邱縣臨河隄自考城東界至虞城西界三十六里七分有月隄七舊隄二老堤臺一南河考云萬歷二十年河決蒙牆寺築王家大堤又載新集丁家道口賈魯河故道在縷隄之南商邱爲歸德府治古宋國去河遠少河患河日南徙災始及焉元大順明正統兩在河北已而仍在河南商邱有入淮之道曰飲馬池曰虞城縣臨河隄自商邱東界至碭山西界八十三里三分中間有黃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卷一

堤又有月隄六川瀆考黃壇口下有李吉口虞城西北有曾如春所開王家口新河南河考虞城東爲夏邑爲永城今圖不載蓋河隄非二縣所締也商邱之北岸爲曹縣虞城之北岸爲單縣曹縣隋濟陰縣唐爲曹州治金大定河圯徙州治舊乘氏縣明初又徙州治盤石鎮而以治爲縣自太行長隄成則張秋之患息而曹單當衝是時河患以曹爲首而單次之與宋澶滑無以異大抵河由北道趨於海其途必由澶滑河由南道趨於海其途必自曹單兗州府志云兗

州地平土疎較河南尤卑下恐異日河水不由南行而俱東注釀成大患故山東沿河莫先曹單乃知曹單河患當更危於宋澶滑也單縣故單父也大河北岸曰豐碭汎自單縣歷碭山北竟過豐縣至徐州西界李道華樓計程七十三里皆有縷水長隄南河考碭山縣北境有堅城集月隄斜垣有朱旺大垣有豐縣清水河月隄有邳家垣有秦溝上流故道秦溝在徐州北三十里有華山有沛縣飛雲亭舊運河在沛縣北昭陽湖又在舊運河北又回回墓支河有留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卷

口沛以河北徙遂近河萬歷三十四年小浮橋故道復沛仍與河遠如故今河隄非沛所縮故不載曰徐州大垣汎自李道華樓至邳州西界計程百九十八里而李道華樓東無隄者九十里中間有大穀山隄四百四十七丈有減水石垣有蘇家山天然牘蘇家山東乃有陡山至子房山縷隄千三百十五丈鎮口牘在焉今圖說謂徐州城南地窄難容漲水城北寬廣故不築隄水漲俾得展轉入運河按明朱衡築縷水隄自茶城秦溝而西茶城在徐州西北三十里蓋



徐州北岸無隄者三十里萬歷十七年潘季馴增築塔山長隄而鎮口牐以西遂皆有隄是時漕道去河近而爲隄以防黃流逸入此明隄今所無者也鎮口牐之南有濁河故道鎮口牐之東則大浮橋小浮橋也川瀆考徐州北五十里曰大溜溝又北十里曰小溜溝今河圖鎮口牐東至呂梁城中間有狼矢溝險工及月隄有長樊大垸險工南河考有長山遙隄在狼矢溝北呂梁城臨呂梁洪有上下二洪異時激水巉巖嘉靖時囓削就平明時呂梁城以東卽有縷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五

北爲泲河大河南岸曰碭山縣汎自虞城東界至蕭縣西界縷隄八十里有毛城舖石牐大石垸南河考碭山縣有朱旺口近賈魯故河有蘇莊決口曰蕭縣汎自西界至徐州西界縷隄六十五里南河考有趙家圈有兩河口曰徐州郭工汎自西界至三山頭計程六十六里有王家山縷隄及天然石牐有韓家山隄及月隄明隆慶南岸縷隄止碭山西碭山之東至韓家山乃有石隄此今隄明所無者也韓家山之東有郭家醬險工東爲徐州城有雲龍山隄有護城石

青照堂叢書

水編

黃河考

五九

岸下有洪奎山店隄遙隄南河考徐州城南有永垸湖姬村湖有青田垸曰徐州小店汎自三山頭至靈壁西界縷隄四十九里三分有楊橫莊曹橫莊楊家窪韓垸小店月隄有房村南河考有三山決口三山以東有縷隄有遙隄曰靈壁縣汎自西界至衛工頭縷隄三千九百四十八丈有臨河子隄有墨家口隄南河考靈璧縣有陳溝雙溝決口曰睢寧縣汎自衛工頭至峯山縷隄共千三百四十五丈有龍虎山峯山四牐四牐西抵毛城舖共減水牐九皆所以洩黃



水之怒也自四牖東歷武家營王家堂戴家樓至宿遷西界古隄頭縷隄共萬五千八百六十六丈八尺又有月隄子隄格隄南河考三山遙隄至睢寧縣東止此碭山豐縣蕭縣徐州靈璧睢寧邳州大河兩岸之隄也碭山曾在河北今仍在河南蕭縣者古蕭國也徐州者古彭城也自嘉靖八年至天啓四年河凡十餘決於徐州竟遷州治雲龍山焉邳州古下邳也大河北岸邳州汎之東曰宿遷阜河攔黃墳汎自直河口至張莊運口縷隄五千九百十六丈有阜河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本

黃墳有支河口有舊中河口新中河口有駱馬湖竹絡埧曰宿桃中河通判管轄隄自張莊運口至矮隄頭縷隄二千七十四丈自矮隄頭至吳家墩則馬陵山坡也故無隄馬陵山在宿遷城北曰宿遷大古城汎自吳家墩至大古城縷隄八千一百五十八丈五尺南河考云自直河至古城因河外諸湖以蓄漲水河外高岡乃天然遙隄故不復議築此則今隄明所無者也所謂諸湖者駱馬湖黃墩湖侍邱湖也曰桃源九里岡汎自古城至河北鎮縷隄八千十二丈五

尺中間崔鎮徐昇石垣今塞崔鎮在桃源西北三十里有滿家灣引河二有張家莊引河曰桃源縣雞鶩垣汛自河北鎮至清河西界駱家營縷隄六千八百二十九丈一尺中間季太三義石垣有磯鶩垣今塞有黃家鶩有三岔險工南河考有遙隄自古城至黃家鶩止大河南岸睢寧汛之東曰宿遷縣蔡家樓汛曰宿遷縣陳家道口汛自古隄頭東至白洋河計程六十三里七分縷隄共萬一千四百六十七丈九尺有蔡家樓彭家堡徐家灣陳家道口險工有徐家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空

臨河隄又有月隄總月隄老隄有小河口有白洋河歸仁隄在宿遷西南南河考三山縷隄至宿遷城南止白洋河之東有白鹿湖邱家湖曰桃源縣烟墩汛曰桃源縣龍窩汛自白洋河至清河西界駱家營縷隄八十八里有烟墩險工有張莊談莊險工有月隄南河考桃源西南爲泗州烟墩以西今長隄皆明所無也烟墩以東明乃有長隄至張福王簡口此宿遷桃源大河南岸之隄也宿遷古鍾吾子國晉宿豫也大河北岸桃源縣雞鶩汛之東曰清河北岸汛自駱



家營至中河口西岸縷隄二千三百四十丈中河口  
在清河縣治西北自中河口西岸東至山陽西鋪溝  
縷隄六千四百六十三丈一只有陶莊引河有楊莊  
引河有王家大堤有王家營河防一覽鮑家營當王  
家營之上訾家營之下南河考清河縣北有老黃河  
淤有長隄至草灣支河曰安東汎至四鋪溝歷顏家  
河至安東縣東門縷隄九千四百四十一丈八尺有新  
草灣有邢家河險工有時家馬頭險工南河考有草  
灣河有赤晏廟曰安東上河汎自東門至彭家灘縷  
隄八千九百三十三丈有注莊二塘險工有磯背有  
月隄有茆良口曰安東下河汎自彭家灘至雲梯閣  
縷隄八千七百七十一丈五尺四寸有龍潭口險工有  
老隄頭佃湖磯背曰安東北岸汎自雲梯閣過

欽賜大通口至六套縷隄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寸

有薛套共十套川瀆考云黃淮並流勢盛流疾海潮  
若迎若過互相回旋謂之海套蓋皆湍激所成也南

河考安東縣有伍港口所謂

欽賜大通口者我

皇上命河臣張鵬翮毀董安國所築攔黃埧而黃淮  
入海之路爲之大通故遂以是名之也大通口北有  
馬港口甚窄爲攔黃埧引河入海之口今淤清河山  
陽安東三縣大河北岸計程共二百四十餘里而南  
岸西起清河西界東訖海口計程共二百六十餘里  
桃源龍窩汛之東曰清河南岸汛自清河西界至張  
福口縷隄三千五百十丈有張福口橫隄有挑水

御埧有新築挑水順隄有清口西埧東埧清口之南  
有張福口引河有天然河有張家莊引河有裴家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卷一

引河有帥家莊引河清河之東南爲高家堰清口者  
泗水入淮之口禹貢所謂東會於泗沂者也命曰泗  
口亦曰角城其曰鴨陳口曰馬頭口皆此口也泗水  
號爲南清口在縣西三汶口分大小清河大清河由  
三汶口逕縣東北合淮歷魚溝入海嘉靖初淤蓋卽  
所謂老黃河者也明人或謂爲東會泗沂故道非也  
雖指謂爲近世決河入海之道亦非也小清河則清  
口是也大河在清口入淮每苦濁流倒灌爛泥淺裴  
家塲在明世號爲門限沙我



皇上深知河流之足以遏淮蹙淮使淮不得北出清口而無所歸也特

### 命築挑水

御頃捍黃水毋南下又於北岸開陶莊引河以引之而堅築高家堰以東淮水使北首又開張福口諸引河廣闢清口引淮與黃會而刷黃沙以入海於是清口通利而陶莊引河遂爲大河北岸經流云清口之東爲運河口運河口之東北有甘羅城隄有卞家汪工有天妃堰有惠濟祠工自此折而東入山陽界曰

###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六四

山陽外河汎自季家淺至三岔縷隄萬一百九十五丈有王公隄石工清江浦直王公隄南有龍江橋如老堰口大小車路口朱家溝洪福莊皆險工有兩車路口月隄洪福之東爲草灣口而柴市湯董莊上張莊亦險工柴市直淮安城北曰山陽上河汎自三岔至桑家營縷隄八千八百九十七丈三尺而尹莊韓莊亦險工也有引河二道以分水勢而新港周家渡唐家堡小菱陵何莊大菱陵皆險工曰山陽下河汎自葉家營至安東界陳家社縷隄萬三千十二丈而

胡家莊董家營左家口皆險工曰安東南岸汛自陳  
家社至陸家社縷隄萬二百六十一丈五尺陳家莊  
西礮掌家港皆險工按今河圖自草灣至大菱陵縷  
隄外有重隄二層其最在南者曰汰黃隄自大菱陵  
之東至陸家社縷隄外有重隄一層而南河考則自  
甘羅城歷王公隄鉢池山方新二埧西橋禮埧過淮  
安新城范家口石隄劉伶臺柳浦灣高嶺戴百戶營  
羊寨廵司不過長隄一層鉢池山以東隄已去河遠  
在今隄之南此亦隄工之今昔異致也南岸重隄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六五

南有廟灣海口淮安府城之東有澗河又東爲射陽  
湖又東卽廟灣海口也廟灣海口之南爲鹽城海口  
爲白馬草堰海口爲車路口丁溪海口北岸雲梯關  
之北爲灌口爲潮河潮河亦曰鹽河中河所從入海  
者也潮河分爲二曰南潮河北潮河北潮河之北爲  
海州海口大河合淮水至雲梯關入海在古揚州域  
北距禹碣石古冀州之域東北境中間更歷堯域青  
域徐域蓋千八百里云山陽爲淮安府治地在射水  
之陽漢有射陂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葑田予



東上起下專溯  
明以來治法以  
與今近也

貧民張晏所謂射水之陂也安東漢淮浦也今既錄  
兩岸河隄於右方面明人之建隄築垣及其他補偏  
救弊惟是爲務用以暫安一時苟免一方乃班固所  
謂國之利害宜多聞而識之者謹撮其大凡如左所  
謂太行長隄金龍口新隄者劉大夏所築以衛張秋  
者也蓋黃陵岡居張秋上流金龍口又居黃陵岡上  
流大夏旣分河爲四派南流以殺水勢遂於大河北  
岸黃陵岡左右因舊隄築太行長隄起胙城經滑縣  
長垣東明抵曹單盡徐州凡六百六十里又於金龍  
口北岸築新隄一百六十里以蹙河使南而永絕其  
北流其疏稱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蓋所謂  
以黃避運之法也張秋遂賜名安平鎮然張秋運道  
安而魚濟徐淮運道危矣蓋自古治河之變自是始  
故首及之所謂曹單長隄者自築太行長隄後六年  
河決曹單而患萃於二縣嘗北延及城武金鄉魚臺  
濟寧一望在洪濤巨浪中嘉靖十四年河臣劉天和  
自梁靖口東至岔河口築壓口縷水隄又自曹縣八  
里灣東至單縣侯家林築長隄蓋其患稍紓十餘里

而其後又時時見告至萬歷之世單之患又甚於曹而加河之議起焉所謂茶城南北長隄者蓋盛應期謂大河自正德來汴南支流俱湮全河東下至徐沛入漕汴河自是無患而徐沛當衝隆慶四年翁大立謂邇來河患不在河南不在山東不在豐沛在徐邳而是時工曹之議亦曰自宏治時劉大夏治河而河南患息自嘉靖初築曹單長隄而山東患息自新河成而豐沛患息於是使朱衡萬恭綰河工以專事徐沛而此二人者顧舍洳河良策而惟務築垣居水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

則於北岸築長隄西至茶城屬之曹單縷水舊隄東自茶城至於宿遷清河曰此所以防河之北入而運道淤也則又於南岸築長隄西自碭山至祥符東亦自茶城至宿遷清河曰此所以防河之南出而正河淤也時隆慶六年也其後潘季馴又於徐州東增築南北遙隄楊一魁所謂季馴創築遙隄以束全河是也此其捍黃流以全運道或者謂爲河流賴以得安然牛應元謂徐州河決當事無可如何旁河兩岸築長隄以束之名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長



隄以防之名曰遙隄歲決歲補莫可誰何蓋季馴罷  
後而廷論如此夫自明初大河分道南流入淮北流  
亦尙未絕及太行長隄金龍口新隄成盡塞北流而  
猶分南流入淮之道爲四正德時漸并爲一嘉靖時  
河臣復建議分導如滎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  
及祥符之董益口寧陵之五里鋪楊村鋪睢州之地  
邱店界牌口野雞岡分流從亳壽諸州縣入淮南流  
仍未絕也其後二十年間南流之道又復漸淤及茶  
城是役盡塞支流之口季馴操之益亟北岸自曹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上

卷八

以下無入張秋之道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  
而大河洶洶焉盤東迫蹙於一道之中所謂欲北不  
得欲南不得者也由是混流下赴愈益壯猛難禦每  
遇水發隄上加隄水勢轉高徐州卒至遷治於雲龍  
山而其禍災之萃尤在揚淮間劉堯誨謂河至徐邳  
如大軍旣敗而潰雖有善將鉅鋒勢難約束使之就  
伍今之築隄防河無異啣木填海盡南山之木無益  
於海盡淮徐之土無益於徐邳每至伏秋白浪如山  
拔地數仞奔雷倒海不足爲喻丈隄尺土適以益其

怒而恣其暴痛乎徐邳之勢如此而下流之爲害所謂禍殃尤萃於淮揚間者蓋自嘉靖六年河至山陽入裏河而沛患始移於淮安漕臣王宗休謂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莫如隆慶三年萬歷元年民至棲樹巢塚以救旦夕而是時郡人胡効謨亦謂頻年河自徐州下清口雷震憑怒恍惚神鬼橫截淮水倒灌洪澤湖以注山陽又南入白馬寶應諸湖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雨集水深丈餘自是以後屢潰決不已至二十三年患稍弭而天啓元年又

青照堂叢書

六編

黃河考

五九

大決於王公隄三年復決於磨盤莊而其禍且滋興而未知所終極也所謂南陽新河泲河者皆以運避黃之法也楊一魁謂明初全河出臺壽之交徐邳運道原不資河按洪武時東北一隅供億取給本地未嘗轉東南之粟以餉北平也永樂初海陸並運所謂徐邳運不資河者當在此時而九年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卽資之以濟運論者謂引河入漕始自景泰時其實不然蓋是時河分數派並行其支流入漕者不過居清水之三命曰黃三清七故徐邳之間皆清



流也其後牯河水政廢弛占湖爲田泉流枯槁而河流東注於漕者日盛因其勢以濟涸清口以西歷邳州至徐州遂假河流以漕朱衡所謂今徐邳漕河卽黃河是也漕者每苦河流湍悍及於覆溺而徐州之北漕黃旣分運道南近大河尤多衝決之憂正德時大河北徙支流盡塞獨存飛雲橋一道水大難容且去運河益近恣其潰壞而運道遂塞至此假途昭陽湖以行盛應期請於湖東滕沛鄒縣魚臺間別開新道與河相避而以湖委河爲散漫之區其工垂成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十

止嘉靖四十五年朱衡卒如應期指開南陽新河起自徐州留城歷沛縣夏鎮至魚臺南陽牯自是徐州以北運道去河稍遠翁大立謂新河實勝於舊河也然運道暫通復阻大立於是請開泇河益與河相避潘季馴萬恭尼之而止其後論者屢以泇河爲請至萬歷三十二年李化龍決策開之而人果稱便焉泇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箕山南流分一支入芙蓉湖灌稻田數千頃所謂瑯琊之稻是也西泇出嶧縣抱犢山東南流與東泇合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

合武河入泗謂之泲口南流至邳州合沂水入河武  
河亦曰小沂其上流有故渠曰文河元人謂浚此渠  
通沛可避徐州二洪之險及翁大立倡議開之而其  
功卒成於李化龍蓋化龍之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  
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於是決策開泲河以避  
之自邳州直河口至沛縣李家口屬於南陽新河之  
夏鎮凡二百六十里異時水程自留城至夏鎮三百  
六十里至是徑捷於舊百里自留城至邳州舊城北  
直河口自直河口以西至於徐州不假河流以漕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十一

二洪之險遂遠漕船向稱過洪茲稱過淮一時賴其  
利焉孫承宗曰漕如身然蘭陽而上爲肩單縣而下  
爲腹夏鎮而南爲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  
決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昭陽  
湖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爲河奪  
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  
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黃於  
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泲河稍做南陽然南陽  
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殺薛沙水



之勢今欲全泐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是時泐河旣開遂挑朱旺口以復小浮橋故道而泐河竟安矣自泐河開後二十年河臣欲更避河險乃挑駱馬湖隄三十里自董溝陳溝入湖以入泐已而駱馬湖淺澁難行則開阜河四十里以入於泐河然自清口入阜河口假河流以漕者尙二百里逆流挽舟公私猶以爲病也康熙二十七年河臣靳輔引駱馬湖水開中河建仲莊石牯於清口對岸使漕船由此牯進中河以入阜河避河險二百里四十六年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十一

詔東開楊莊引河放漕船順流以達於中河由是盡避逆流之險風濤無阻運道通利亘古莫及所謂會通河者元人轉漕於燕之道明人因其舊而修之者也元自伯顏建議海運歲至運米三百六十萬石至京師也終元世倚海運爲重然亦兼資會通以漕當至元二十年自濟寧開河至東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開河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屬之御河以達於天津名曰會通而元河渠志會通河起須城安山西北至臨清長二百五十餘里建牯

三十有一須城者東平也安山者卽安民山也元志不言起濟寧至東平而下文所敘至臨清通濟三牐南至安山牐凡十四牐二百八十二里蓋所謂起安山至臨清者此也又自安山牐南至濟州又南至徐州凡六百里皆其建牐之地而都水分鑑稱會通河沛縣金溝沽頭諸處地形云云則自徐沛以北建牐之所元時皆通謂之會通河其止言起須城至臨清者史文之疎也明洪武初會通河猶存原武之決河漫安山湖而南其道始湮是時建都金陵西下江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三

之粟東輸兩浙之漕至便利矣五年以後時由海道運糧以餉遼東成祖居燕而海陸兼運海運歲八十八萬石陸運歲四十五萬石陸運者漕船自淮河沙河至陳州入大河至陽武乃舍舟陸走以抵御河也沙河者汴水之支流東南至懷遠入淮者也沙河亦曰蔡河已而以海險陸費用潘正叔言命工部尙書宋禮等濬會通河十三年河成海陸之運皆罷而宋禮之濬會通河也大抵因元人之舊而元人引汶入洗又引泗沂二水入洗以出濟寧會源開入於運渠猶



聽其分流東北入海故南旺之間水淺舟膠不任重載至是則築戴村埧遏汶水毋東流俾盡入南旺而水深廣利於轉漕戴村在東平州東二十里南旺在濟寧州北三十五里地形最高水至此南北分流運河之脊也自南旺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牖十有七而達於衛河自南旺南至沽頭地降百一十六尺爲牖二十一而達於徐州創造運船底平艙濶受載不深得水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汶水出萊蕪縣原山合牟汶北汶柴汶羸汶小汶至安山入於濟至

戴村埧之築而安山入濟故道塞矣自汶別出者曰洗猶浴之有波也汶水旣全入於南旺又引濟南兗州七十二泉以分入諸牖又以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爲水櫃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涸則放水入河各建牖埧以時啓閉而會通之漕利矣會通河謂之泉河亦曰牖河所謂牖漕者也牖河至臨清與衛河接衛河濁而盛牖河清而弱建牖其間以防衛水之漲而灌入牖河又有三年二大挑之法焉漕河至衛河始無啓閉之阻安流以達天津所謂衛漕者也漕

治河卽以治漕  
分出湖漕浙漕  
朔册

舟自天津又北至武清又北至通州太倉皆白河之  
流也曰通惠河亦曰大通河所謂白漕者也白漕之  
南曰衛漕衛漕之南曰牯漕牯漕之南曰河漕曰湖  
漕曰浙漕是曰六漕自徐州南至淮安爲河漕六漕  
中河漕最險自泇河及新舊中河成而河漕之險免  
矣自淮安南至於江都爲湖漕揚州以南爲浙漕所  
謂浙漕者胡三省所謂今浙西運河自杭州達鎮江  
府入大江是也今水經謂之南運河所謂湖漕者俗  
謂之裏河蓋浙西漕糧自瓜州埧達於揚州上江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五

江西湖廣漕糧自儀徵達於揚州而自揚州歷高郵  
寶應至於淮安漕道凡三百有十里朱子所謂溝漕  
運河也其所資者陳公塘句城塘上下雷塘小新塘  
及邵伯甓社樊良新開汜光津湖白馬諸湖之水邵  
伯鎮有越河十八里萬歷二十八年開也高郵有康  
濟越河四十里宏治三年白昂開或曰洪武中舊道  
昂重闢之也界首鎮有越河十八里亦萬歷二十八  
年開也寶應有宏濟越河三十六里萬歷十三年因  
洪武時直渠而濬之也寶應又有北月河百三十丈



南月河百五十丈萬歷四十一年開也皆明人所鑿以避湖險要爲自昔轉運舊道雖小異不遠也所謂邗溝者南起江北通射陽湖抵末口入淮吳夫差所掘也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謂之韓江韓江亦曰邗溟溝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所謂渠水所謂中瀆水者刊溝也其水固自江而北入於淮也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而陳



子所謂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汜也未口亦曰北口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也煬帝旣開廣刊溝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京口者鎮江也後世大抵從此爲轉輸之道朱子謂刊溝運河皆築埭置牖儲閉潮汐以通漕運則其別鑿複河築長隄其旁以避湖險蓋自昔有之明時特祖述其遺制故曰雖小異不遠也而昔之爲隄者晉謝安鎮揚州築埭曰邵伯而隋渠之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達江都所謂隋隄者也高郵平津隄唐李吉甫所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七十七

也宋熙寧五年用陳損之言自江都至淮陰三百六十里立隄堰爲瀦泄而津河中心之有隄亦自宋始明人蓋因前世之舊而修治之洪武九年修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其後謂之老隄又曰西隄宣德七年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長隄成化八年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牖礎引塘水濟運宏治時白昂築高郵中隄東隄萬歷四年修高郵西隄改挑康濟越河改築中隄舟行西隄中隄間廢東隄不用五年增築山陽運隄十三年修築高郵護城隄所謂高寶諸



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徒恃百里長隄者是也又於運河東岸建減水牐減水河水勢七尺以下則蓄之卽踰七尺則自運隄減水牐洞下東方諸湖而入於海所謂湖漕弗隄與無漕同湖隄弗牐與無隄同是也自成化八年議濬運河身河臣已有河身高於湖面之奏故以淺夫淺船取河之淤厚湖之隄而爲之法曰但許深湖不許高隄蓋牐多則水易落而隄堅也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也其後畏修牐之勞每壞一隄卽湮一牐畏淺淺之苦每湖淺一

尺加隄一尺而淮南運道壞於是萬恭請復諸牐請復淺船淺夫其言曰諸牐欲密欲狹欲平水密則水疏無脹悶之患狹則勢緩無衝擊之患平水則湖溢水從上透湖涸牐底截住無啓閉之勞高寶興化諸州縣無潰隄昏墊之苦因而勿壞公私百世之利也然設隄置牐濬淺固爲運道要務要其本計尤視黃淮之治否以爲安危隆慶三年河決淮安方新二垣寶應隄壞四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堰河躡淮後出黃浦下射陽湖而高寶隄壞黃浦在寶應北二十里萬

歷元年淮合黃水幾齧淮安西橋截漕河東出三年  
淮復決高堰黃躡淮後而高寶隄又壞十九年淮湖  
大漲決邵伯隄高郵中隄二十一年淮湖復漲高寶  
諸隄一日壞者百十所二十三年河淮決高郵隄復  
壞河臣楊一魁分導淮流以弭其患而卒不能大有  
益也界首北十里有子嬰溝寶應北三十里有涇河  
皆所以泄淮水而入於海者也江都東有芒稻湖則  
所以泄淮湖之水而注之江者也蓋河從北來河身  
比淮爲高而淮固有不能敵黃之勢矣淮從西來淮  
身比清江浦又高故淮易於齧運而黃又易於躡淮  
之後灌入浦口以齧運而運道危而山陽以南俱危  
而山陽西南之有高堰也以寶應較之則卑於堰之  
地一丈八尺有奇以高郵較之則卑於堰之地二丈  
二尺有奇而高寶隄東興化泰州田大抵卑於高寶  
隄丈許其卑於高堰之地則不啻三丈有奇黃水若  
倒灌清口挾淮水以潰高堰而縱橫於高寶諸湖則  
運道又危而山陽以北皆危故曰運道尤視黃淮之  
治否以爲安危也所謂清江浦者明平江伯陳瑄所



築也古者江淮本不相通蓋夫差邗溝之役左傳明  
言溝通江淮矣臨川吳氏澄曰江北淮南地高於水  
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  
溝中自江拽舟入溝又自溝拽舟入淮江淮實未嘗  
通流與左氏不合通鑑胡注謂夫差溝通江淮而淮  
水低於溝水後人立北神堰以防其洩者近是蓋江  
淮之通始自夫差隋世復大開之唐睿宗時魏景倩  
引淮水自黃土岡通揚州黃土岡在今清江浦北而  
劉晏爲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自揚州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八

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則唐時江淮  
之通流明矣周世宗伐南唐臨淮水是時唐運渠已  
湮戰艦阻北神堰不能渡江陳傅良氏謂六朝都建  
業運道不由京口南唐亦都建業唐時運河以不由  
京口而湮理所必致也宋雍熙中劉蟠議開沙河以  
避山陽灣之險其後喬維嶽卒開之河長六十里舟  
行便之卽今清江浦運河是也元末復以兵起而湮  
明初自揚州舟行至山陽入淮有埧爲之關隔必以  
車盤過埧乃得泛乎淮流也瑄因喬維嶽故道引水

自管家流之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築隄置牐以  
通漕舟謂之清江浦又恐黃水濁流灌入浦口以至  
淤填乃設五牐迭相啓閉北曰新莊以次而南曰福  
興曰清江曰移風曰板牐新莊牐亦名天妃牐黃水  
卽發則閉天妃牐實土牐外築土填禦之水定乃啓  
閉如常而令民船仍車盤如故萬恭所謂河雖善淤  
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是也自陳瑄鑿浦建牐後  
垂二百年守其啓閉之節中間僅景泰時河灌新莊  
牐清江浦淤淺阻漕一事餘歲未有聞焉久之遺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全

廢壞牐多濁流舟行阻滯乃改置牐浦南三里溝名  
曰通濟而異時新莊牐在河流南射西回北向回溜  
之地泥沙不停風浪不及及通濟牐之汜建正當南  
射之衝其爲患也滋甚潘季馴移通濟牐於甘羅城  
東去新莊舊牐不及一里而巖其啓閉之節如陳平  
江時復築高堰長隄修清江浦西長隄又用科臣尹  
瑾言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例三年兩濬揚儀河道如  
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而運得安時萬歷六年  
也所謂高家堰者後漢陳登築堰防淮故址也明初



陳瑄修治之潘季馴更加增廣北起武家墩南經大  
小澗其長至八十里季馴河防一覽云高堰南有越  
城周家橋翟埧地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  
水消仍歸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卽黃河之減水埧  
也若一概築隄非惟高堰難守卽鳳泗亦危矣按高  
家堰之西爲阜陵泥墩萬家洪澤湖諸湖之西爲淮  
水淮水奔流至泗州東激於龜山之橫亘則益折而  
北而諸湖環滙於東岸故淮水泛漲恆於斯歐陽子  
泗水先春亭記所謂暴莫大於淮者也宋發運使許  
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皮公弼又修洪澤湖皆  
所以避長淮之險其後蔣之奇謂上有清汴下有洪  
澤中間風波之險不過百里乃自龜山蛇浦至洪澤  
鑿左肋爲複河以避之是時大河自漣濮而北去淮  
流甚遠而漕船欲避長淮之險則道由洪澤是則淮  
水本不與諸湖合并爲一也洪澤湖東岸有洪澤鎮  
又東乃有高家堰湖水未嘗至堰下也明初河雖入  
淮而數派分流全河未嘗并力以趨清口當隆慶時  
而河淮之肆暴於淮安也亟矣然諸湖猶在淮水東

與淮分道而行至清口乃入於淮而湖之東岸有高地低地民田土城湖水尙未與堰相接也自黃流迫東於徐邳一道中其邊淮之勢益猛而淮遂挾諸湖之水溢於堰下季馴力持以隄東水借水攻沙之策爲以水治水良法遂增築此堰藉以束潮助淮而刷黃水之沙也而命之曰淮揚之門戶黃淮之關鍵焉然留越城以南爲淮水天然減水埧後人猶患其疎乃并此築之而設塘埧減水六埧以洩淮水湖水之波於寶應高郵諸湖云所謂西長隄者淮安大河南岸之隄漕臣王宗沐因北神堰故址而築之也後人謂之王公隄隄自清江浦歷鉢池山至柳浦灣六十里宗沐淮安二隄記謂高家堰抗淮於西南長隄障河於西北其後潘季馴又增築長隄自柳浦灣以東歷高嶺至戴百戶營由是長隄起清江浦凡百三十里及河自西橋北徙而以草灣支河爲經流鉢池山以東之隄去河稍遠而俗遂徒號隄之在清江浦者爲王公隄云所謂歸仁隄者潘季馴所築以護高堰者也睢水之入河在小河口白洋河而小河口白洋



河之下有白鹿湖邱家湖湖之下爲淮水自黃河之  
身日高睢水地卑黃水反挾睢水湖水侵淮而高堰  
危而正河愈淤歸仁隄之築所以禦之使黃不倒灌  
而睢水得出於小河口白洋河也然小河口白洋河  
塞歸仁隄雖堅無益也睢故入泗大河旣挾泗會淮  
睢遂入河而明漕河圖志乃竟以黃河稱之云所謂  
草灣河訾家營黃家觜支河者皆所以分導黃流也  
大河掠淮安城北自西橋東北流嘉靖三十年河決  
自草灣口而正河遂淤草灣在西橋北未幾決口自  
塞河歸故道萬歷四年開草灣支河以殺水勢其後  
牛應元又請疏草灣下流達安東五港灌口入海蓋  
自明末草灣之流旣通而西橋故道竟淤遂以草灣  
支流爲經流焉訾家營在清河縣東北常居敬請於  
此開支河分引河流東入草灣河出赤晏廟復歸大  
河潘季馴阻之而止而訾家營之下有鮑家營河水  
於此自決爲支河入海季馴以謂此天然之訾家營  
也請留之以備分泄其後湮廢已久康熙四十二年  
詔開鮑家營引河以衛淮安四十五年工成淮人利

之事見後河臣疏中所謂黃家嘴者在鮑家營之  
上萬歷二十四年楊一魁以黃淮漲溢力主分黃導  
淮之說因於桃源縣開黃埧新河起自黃家嘴達於  
五港口分洩黃流入海令毋得盡入淮旣議分黃遂  
議導淮則於子嬰溝涇河牯芒稻河引淮流以達於  
江海云然而黃家嘴支河未久竟塞說者謂曩時堅  
築高堰爲其能束淮出口與河角勝以刷河沙也不  
圖河身淤墊久高猝難冲刷旣不能敵黃則退入  
於湖而欲乘西風以遂潰高堰矣於是不得已爲分  
導之計以救一時彼楊之所主與潘正相牴牾然知  
州俞汝爲乃并謂爲碩畫何也蓋潘所著書固自居  
於補偏救弊而楊之說亦未始不可拯險危於一時  
夫河不兩行此爲大河獨行入海言之也若旣南入  
於淮而淮不能容則河非昔日之河也而河不兩行  
之說似難固執於斯時而不變也明初大河數派分  
流其後竟并爲一此誠所謂不兩行之明證也然明  
初水患雖迭興終不至若中晚之甚潘雖力主不兩  
行之說而卒留鮑家營以爲支河則分黃之可以紓



禍亦可見矣閣臣費宏所謂勢分雖決禍不甚大者也至淮分則淮弱淮弱則愈不能敵黃而爲黃所遏而不能北首入海故黃未始不可分也而淮則必不可分也以之苟救一時可也且全河自至元時南入於淮至今垂五百年其所以久於南而不可北入海者限於勢而無可如何也今夫金龍口正東則逕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入海蓋較之東南出徐沛入海之道爲徑直矣而地勢又南高北下河之本性未嘗不欲北行也余闕所謂南方之地本高於北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全六

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然自元及明河終束於南而不能北蓋自明人之遷都於燕則以其倚賴於會通河東南轉漕者重也乃始大畏河流之北以壞運道劉大夏謂地形西南高阜東北低下河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胡世寧謂決而東北而運道竭禍不可言朱裳謂自原武至曹縣長隄所以防河東北入海而安運道近者河過魚臺其流漸北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勢洪朝選謂河有北徙之勢運河必淤傳希摯謂決於蕭楊之上則牖河中

斷潘季馴謂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隄防一潰奔  
流北徙將爲牯河之梗觀此泊河之臣所言而河之  
未嘗不欲北流而徒以其有害於運而竭力蹙之使  
南可知也夫旣蹙河使南河欲北不得其後南岸支  
流之口盡塞河又欲南不得則以全河乘高遏淮於  
清口而安東之海口又獨平曠無山較之碣石天津  
利津海豐嶺表南北海口特異而又有沙漲易於淤  
填故明世論者每蹙蹙然患夫海口不利清口淤高  
黃躡淮後挾諸湖之水潰高堰灌高寶而南注於江  
河別無復古奇策賴我

皇上神智天錫知古人之法與今河勢不同

指授方畧因時制宜拯民沈溺天下永寧康熙四十  
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卷七

焉瀕江之地雖高莫能禦也此則禹河之五變也我  
國家承大河五變之後明人補救無策之餘  
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每

厘



睿慮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

宸衷獨斷區畫精詳拆攔黃埧以通海口築挑水埧  
開陶莊引河以導河北行培高堰築六埧以束淮敵  
黃挑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流修歸  
仁隄以節宣睢水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王  
家營減水埧挑鹽河以洩黃淮漲水鑿戚字堡諸引  
河逢灣取直以分水勢杜邵伯更樓諸口修運河兩  
岸排椿濬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全

河涇澗諸河以洩運河漲水挑海溝蝦鬚等河以洩  
下河積水建高郵南關車邏諸滾水埧以資蓄洩工  
程次第修理完畢今歲伏汛黃淮並漲逾月不消水  
勢大過三十五年而隄防保固海口通暢運道深通  
民獲耕穫黃童白叟感戴  
聖恩歡聲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

皇上睿慮

神謨潛與天通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用能臻茲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又四十五年十一

月初三日臣鵬翮請導

上諭開鮑家營引河疏曰萬里黃河匯聚百川至清  
口與淮水會又至楊莊與中河諸水會并濟歸海水  
勢滋大昔年桃源北岸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四埧  
分洩黃河漲水前河臣靳輔患黃水出穿中河而廢  
之黃水無從宣洩致有九里岡龍窩等前日之決而  
去年伏汛水大清水因黃水過於外而溢於古溝唐  
堧清水溝黃水因清水助其勢而溢於韓家莊今年  
伏秋二汛黃淮沂沭睢泗之水同時並漲宿遷之蔡  
家樓桃源之九里岡高家灣山陽之韓家莊安東之  
便益門南東門佃湖諸處危險至極仰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八九

皇上福與天齊方畧精詳臣等遵奉搶護得保無虞  
總由衆水并歸一河來源多而去路少一時宣洩不  
及所以兩年水長危險如此其甚也臣率各河官往  
來相度僉云去路一暢則來水可容向於康熙四十  
二年三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曰開挑鮑家營引河俾黃河暴漲之水藉此減  
洩而黃河上下工程得以保固則黃淮之門戶無虞



洪湖暴漲之水藉此暢流而高家堰工程得以平穩  
則淮揚之保障永固再於中河橫隄建草埧二座於  
遙隄開鮑家營引河之處開中河草埧使清水直下  
鹽河黃水大則閉中河草埧開鮑家營草埧使黃水  
暢出鮑家營如此則相機啓閉操縱由人且中河亦  
不虞淤墊仰惟我

皇上至聖至明四年以前早

睿照及此臣知識短淺見彼時水勢稍平祇就現在  
形勢而論題覆暫停遂致兩年水勢如此之大設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九

早遵

聖訓開此鮑家營引河必無去年之漫溢今歲之告  
險今折衷衆論益見

聖謨宏遠

睿慮周詳此河一開不特黃流遶行而泔水益得暢  
出河道民生均有裨益誠永固河防之至計也史臣  
汪份執筆立館下幸得仰觀

聖主平河方畧臣份竊謂河雖五變而我

皇上經營措注通於神明直與禹功並垂謹錄河臣

二疏明告天下使共知焉

大河自合淮入海五變之後東河既已盡亡南河亦復稍變洛汭以東禹迹蕩然無一存者而自孟津以西逆溯之爲底柱又逆溯之爲華陰又逆溯之爲龍門又逆溯之爲積石則禹迹具存其所經歷輿地固一一可攷而知也而禹貢稱導河始自積石未嘗遠及河源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始言于闐之水其東注鹽澤者潛行地下河源出於其南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漢書西域傳又言河有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在

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渟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此河源之在西域者也至元都實得河源於土蕃朶甘思西鄙名曰星宿海朱思本謂其地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自星宿海西北行約共十許日至九渡又二十日至崑崙又約行十六七日河水北行轉西過崑崙北乃東北流又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又五日至河州安鄉關此河源之在吐蕃者也王文恪公鑿著辨謂不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然都實得之身歷殆非妄談故論者多疑西域而信吐蕃吾姑別論次於後篇而茲則就禹貢之文論其導河始自積石者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水經叙河水自積石山入塞東至河曲逕西海郡直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酈注云重源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逕積石而爲中國河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而引司馬彪謂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又引應劭謂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蓋禹貢積石山遠在此地乃魏王泰李吉甫所謂大積石山者也漢段熲追燒當羌出塞至河首積石山唐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栢海北望積石山皆此山也敦煌爲河西五郡極西玉門陽關在其屬縣之龍勒明初敦煌不入版圖而遂以肅州衛之嘉峪關爲西界酒泉者今肅州衛也張掖者今甘州

衛也敦煌酒泉張掖本非大河所經漢時河關以西皆爲羗人地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謂遙直其地之南也今以下文道里之數計之蓋大積石山遙直酒泉之正南而於敦煌爲東南云大河自羗中大積石山東北行而至於小積石蓋凡千餘里其北岸則歷西寧州而馬嶺而龍夷城而青海而臨羗而西平郡界而廓州而龍支其南岸則歷貴德州而大小榆谷而河關而澆河故城而積石軍而臨津城而枹罕所謂西寧州者在析支之東朱思本所云東北流過

青昭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九三

西寧州貴德州馬嶺者也貴德州元隸吐蕃宣慰司龍夷城者王莽所置西海郡治也青海者塞外仙海鹽池卽西海也趙充國所謂鮮水者也大榆小榆谷者土肥地美北阻大河唐之九曲也臨羗河關皆金城屬縣也西平郡治鄯州今西寧衛也澆河故城者南涼禿髮烏孤河南地廓州漢末爲西平郡地直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積石軍在澆河故城東唐儀鳳中所置卽都實自貴德州行四五日至此者也臨津者隋關名隋煬帝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



河至西平卽此關也枹罕者亦金城屬縣今河州也  
龍支者金城郡允吾地也龍支枹罕之間有積石山  
焉酈注謂之唐述山魏王泰李吉甫所謂小積石者  
也通典於鄯州龍支下引禹貢之導河積石誤指此  
小積石山爲禹貢積石佑蓋失之蔡氏承其誤以解  
禹貢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  
州龍支縣也龍支在廓州東去河關西南羌中千餘  
里蔡氏欲合漢志通典之說爲一而不知夫河關西  
南羌中與龍支相去如此其遠也都實自貴德州四  
五日至此亦誤以唐之積石軍爲禹貢積石皆不可  
不辨者也大河又自小積石山東北流逕蘭州之北  
命曰金城河後漢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卽此河  
也蘭州漢金城縣有金城關在焉其西岸爲允吾漢  
金城郡治金城郡之西北爲武威郡今涼州衛也又  
西北爲張掖酒泉敦煌所謂河西五郡者也有澆水  
者自東南至積石軍而入於大河有灘水者自西南  
至枹罕而入於大河有湟水者合浩亶水自西北至  
蘭州而入於大河有洮水者自西傾山西北至蘭州

而入於大河大河又自蘭州東北行歷金縣北靖遠  
衛北至靈州所北河西斗絕在其左挾凡行一千餘  
里蓋大河自大積石山至於龍門華陰凡四大折此  
則其第一大折夫陝西志謂自積石暨潼關凡五大  
折而分蘭州爲第一折靈州爲第二折按大河自積  
石至靈州皆東北流其折而北也乃自靈州始故不  
如本程氏大昌說并爲一折之爲確云靖遠故鷓陰  
也榆中勇士祖厲昫卷在衛左右皆大河所經大河  
在祖厲爲祖厲河漢武帝嘗踰隴登崆峒西臨祖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九五



北河者是也漢人之前秦人已謂之北河惠文王昭襄王皆嘗游之張守節所謂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是也此其第三折也自北河乃折而南爲第四折之始逕故勝州東入塞沿河而下出孟門經壺口而至於龍門爲冀州西河蓋幾千八百里則禹貢所謂龍門西河者也杜佑所謂西河之側者蓋所以別於龍門西河也三受降城者唐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先是朔方軍北以大河爲界仁愿乘突厥之虛渡河奪其地而城之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所謂漢南地也高闕陽山馬陰山綠湖山皆在焉陽山亦曰陰山西城自高闕以東陽山以西命曰北假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中城東城之間漢有縣曰成宜宜梁五原臨沃穉陽者五原郡地也東城本漢定襄郡盛樂縣唐置振武軍焉韓子送韓重華序所謂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者也此皆在北河之北岸者也而北河之南岸自豐州之西勝州之東三面皆憑依大河所謂河套者也周曰朔方秦

曰新秦漢爲朔方五原地隋唐爲豐勝夏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中葉以後失之南岸西自窳渾而臨河而廣牧而九原而河目而朔方而渠搜而西安陽而河陰而沙南則在北河極東折而南下之地皆漢朔方郡五原郡雲中郡之縣也窳渾者出鷄鹿塞之道也所謂豐州者卽朔方郡廣牧地在西河東岸而廣牧之南在西河東岸者曰沃野臨戎踰河而在其西岸者曰三封亦皆朔方郡之縣也三封之南則上支所謂平羅所寧夏衛也寧夏衛有賀蘭山亦漢富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九七

地趙元昊之所都也寧夏衛與靈州自古引河灌溉田多饒沃今漢渠唐渠猶在民賴其利云所謂勝州者漢榆谿塞雲中五原郡地也有榆林關焉雲中故城在其東北四十餘里所謂榆林衛者漢上郡之龜茲縣也勝州在冀州西河西岸其東岸爲平鹵衛漢雁門郡之武州縣也衛西北有東勝州故城漢雲中郡中楨陵地也唐嘗徙東受降城於此明初舍三受降城而設衛東勝倚偏隅以爲藩蔽已又撤東勝退守延綏則去北河已遠而河套亦竟棄而不有云東



勝爲冀州西河東岸之北隅其南則漢雲中郡之沙  
陵定襄郡之定襄桐過皆在平鹵西頻河東岸大河  
出定襄桐過二縣間其津有君子之名焉桐過西南  
爲今河曲縣保德州興縣臨縣永寧州寧鄉石樓永  
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其西岸勝州沙南以南爲皇  
甫川皇甫川之南爲府谷神木葭州吳堡綏德清澗  
延川延長宜川韓城所謂河曲縣者東北有偏頭關  
東接鴉角山西逼大河其地東仰西伏故曰偏頭山  
而自河曲之南至蒲津一千五百里皆隣陝西隔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六

相望而於神木渡河尤近云府谷神木葭州唐麟銀  
二州地也綏德州者隋雕陰郡唐綏州治有無定河  
焉卽奢延水也奢延水自夏州西南至此入於大河  
夏州在豐勝二州南赫連所都名曰統萬永寧故離  
石縣也石樓者故土軍縣也延長故膚施地其北有  
故高奴縣董驤所都也吉州故北屈晉夷吾所居也  
其南有津曰采桑孟門山在吉州西六十里酈氏謂  
之風山與宜川之孟門山參差相接俗名石槽今河  
中有山鑿中如槽禹之所鑿也吉州門之南則爲壺

口孟門夾河左右實爲龍門上口其河津縣壺口南支盡處後世亦謂之龍門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亦夾河左右謂之下口蓋上口至下口約一百餘里大事記周威烈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唐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韓城古梁國謂之少梁自華州北至少梁所謂河西之地也秦本紀割晉河西八城魏納河西地是也謂其在龍門河之西也秦更名少梁曰夏陽韓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九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旣渡軍襲安邑卽此地也龍門南與梁山相接魏土地記所謂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以通孟津河者也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皆此梁山也梁山亦曰呂梁山河陰古耿國也此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之所經也昔朱子不信人說禹貢始於壺口鑿龍門謂方河水洶湧迅激縱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



始壺口以冀未  
帝都龍門又河  
之要害也功有  
先後亦有並施

使各通於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必當始於碣石九  
河然禹貢首言旣載壺口明是施功自壺口始朱子  
亦云載者始有事也是朱子未嘗不謂始有事於壺  
口也而包揚所錄更有先冀卽竟之說蔡傳云經始  
治之謂之載冀州帝都在所當先經始壺口以殺河  
勢故曰旣載然禹貢治水施功之序則始自下流故  
次竟云云此卽朱子所謂先冀卽竟者固以此爲定  
論而宗之也蓋洪水之時大河上下流之患皆已亟  
矣朱子謂龍門未鑿正道不甚泄一派西滾入關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百

一派東滾入河東故此爲患最甚蓋呂氏春秋謂龍  
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  
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朱子之說正與相合當其逆  
流東入河東帝都被災旣甚禹受命治水孰更有急  
於此者馬明衡尙書疑義曰自下流始者治水之大  
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  
權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  
治之斯言深得經意亦不悖於朱子所云先冀卽竟  
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大河自河津韓城南流出郟

陽朝邑華陰之東滎河臨晉蒲州之西乃折而東行  
其南則潼關負河而立焉有水自東來至滎河八河  
曰汾又有水自東來至蒲州八河曰涑有水自西來  
至華陰八河曰渭而大河之折而東行亦命曰河曲  
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其後秦晉戰於  
河曲皆此地也乃禹貢南至華陰之所經自大積  
石山來第四大折也蓋大河包絡古雍域之三面回  
繞五六千里所謂秦中天險者也而禹貢雍州西北  
境貢道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大抵西傾豬野以  
西河西五郡湟水南北之地貢道皆浮於積石河而  
折支崑崙渠搜三國入貢者亦取道於此焉豬野者  
休屠澤也蓋雍州與析支接界其疆域之西境最遼  
遠矣自杜佑謂河湟之間自古羗戎所居非中國所  
有而雍域西界遂蹙地千里而遙皆由其誤以龍門  
積石爲禹貢積石之故而已矣邵陽古有華邑詩云  
在洽之陽是也滎河者漢汾陰也朝邑有臨晉關秦  
建武關函谷臨晉關以備山東諸侯而臨晉居其北  
焉蒲州有蒲坂故城舜所都也晉封畢萬於魏亦蒲



州地也其封城南枕河曲詩云寘之河之干是也蒲津關在州西與臨晉關夾河相對而史記正義謂臨晉關卽蒲津關在臨晉縣索隱則謂臨晉縣名在河之東岸對舊關是移河西臨晉之名以名河東之蒲坂而指河西之關爲舊關也雷首山在蒲州南一名首陽山唐風云采芩采芩首陽之顛馬融云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或稱首山亦稱獨山又名襄山又名薄山又名堯山又名中條山又名陟山隨地異名也華陰者華山之陰也華山者西嶽也李白西嶽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頁

古船司空當在今三河之東南

臺歌所謂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三峯却立如玉摧翠崖丹谷高掌開者也渭水入河之口謂之渭口渭水昔在船司空入河漢船司空城在華陰東北五十里其後在隋永豐倉入河永豐倉在華陰東北三十五里蓋渭口已移而南非昔之渭口也渭口亦名渭汭水北曰汭水曲流曰汭水相入曰汭左傳洛汭漢汭滑汭夏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與渭汭皆謂之汭其義皆如是也大河之經孟門壺口龍門梁山兩岸疊岫連峯相附相拱旣至潼

潼立關當卽在  
楊僕請移函關  
之後程大昌謂  
唐始立關懷甚

關循雷首之西折而東去華山者復橫亘於其南而  
岡巒盤固河山之勝甲於天下潼關者因潼水以名  
關兩崖壁立甬道天成所謂上躋高隅俯視洪流盤  
紆峻極實維天險其關不知創自何年至建安十六  
年曹操破馬超於潼關而其名始著通典所謂國之  
巨防史官闕載是也大河自潼關北折而東逕閿鄉  
靈寶陝州之北而至於底柱其北岸則芮城平陸也  
閿鄉者故湖縣其津曰郟津水側有黃卷坂酈注云  
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矣地理通

青照堂叢書

水編

黃河考

一五

釋云卽潼關路也秦函谷關在靈寶縣南十一里地  
理通釋謂自黃卷坂東出通謂之函谷關岸高道隘  
車不得方軌又云自潼關至函谷歷華陝二州之地  
俱謂之桃林塞芮城者古芮伯國也唐志謂陝洛負  
河而北而虢汝許負河而南陝古焦國周召分伯以  
此爲東西之別東城卽虢都之上陽曰西虢亦曰南  
虢有虢山臨黃河魏文侯時虢山頽壅河索隱曰今  
臨河有岡阜似是頽山之餘也秦伯伐晉自茅津渡  
封穀尸而還茅津在陝州西北三里茅津亦曰陝津



衛固使兵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畿詭道由郿  
津渡是也而平陸有大陽故城有虞城大陽者號之  
下陽也謂之北虢虞城者虞公國也傅巖在其地傳  
說備隱於虞號之間卽此處也所謂底柱者俗名三  
門山孔傳云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酈注云禹治洪水山陵當路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  
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  
者或曰東爲金門中爲三堆西爲天柱也或曰中爲  
神門南爲鬼門北爲人門也底柱在大河之中河水  
包山而過從此東西波濤千里乃自古都長安者轉  
漕之道也漢武帝時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  
萬石大抵由河入渭賈誼所謂河渭漕輓天下西給  
京師者也而漕船從東來更底柱之險議者多獻計  
請底柱以東罷勿復漕卒不能行班固西都賦謂東  
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  
海通波是時滎陽下已引河爲汴渠江淮漕船之來  
度必自汴入河而史文簡略未之言也隋文帝於衛  
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

注江南時猶未平所漕者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其漕船蓋自衛州浮河而致之陝又自陝浮河以達於渭而史亦莫之言也煬帝開通濟渠自東京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水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開刊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則自江而淮而汴以入於河遂自河以達於渭通典謂自是天下便於轉輸而胡三省謂引河入汴汴入泗皆故道蓋滎陽下引河爲汴渠已久煬帝以其故道多湮而復開濬之非創造也唐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五

江淮漕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凡陸運三百里所謂南路陸運者也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請罷陝陸運乃於汴水入河之口置河陰縣設河陰倉三門東設集津倉三門西設三門倉亦曰鹽倉鑿三門北山十八里陸運以避三門之險江船至河口輸米於河陰倉而去則以河船運至三門東貯集津倉而陸運以輸之西倉乃復以船漕自河達渭謂之北運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北運不久竟廢而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輓路棄石



入河激水益湍怒不可漕而止至劉晏領漕事遵耀  
卿之制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  
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  
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合溺者  
其後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  
遂罷南路陸運如耀卿昔時所請云所謂河船不入  
於渭河船之運積渭口者皆此底柱以東至河陰底  
柱以西至渭口大河之流也底柱山之南有三崦山  
謂之三崦道昔晉人敗秦師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頁

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杜曰  
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孔疏曰俗呼爲土殽石殽  
其阨道在兩殽之間杜旣指此爲二殽孔又引俗語  
明其一爲土崦一爲石崦地理通釋亦主是說而胡  
三省引水經注崦水出盤崦之山石崦水出石崦之  
山謂崦有二陵皆石崦山而別以盤崦爲一崦兩說  
未知孰是按此乃所謂西崦也古道由此曹操西征  
巴漢惡其險而更開此道則所謂東崦也東崦亦曰  
干崦之山山有水注於河酈注所謂河水翼岸夾山

巍峯峻舉者是也元和志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而底柱以東至於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亦禹所鑿其山雖闢而湍流怒溢舟行者自古患之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闕流酈注謂疑此卽所謂闕流者也大河自底柱山五戶灘而東其流稍爲寬衍於是逕澠池新安洛陽之北而至於孟津其北岸則垣曲濟源孟縣也漢函谷關在新安縣所謂楊僕移關三百里者也自漢武移關之後至董卓脅獻帝西幸長安出函谷關其關並在新安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二五

建安十六年潼關之名始見於史而漢武所移之關遂廢洛陽縣爲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縣西有河南故城古邾地周之王城其東門曰鼎門九鼎所從入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縣東有洛陽故城周之下都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也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柱孔皆以下都爲成周不然也濟源縣南距河七十里西與垣曲接壤大河自芮城閔鄉至此北有中條以接王屋南有嶠函以接北邙夾河翼帶天然險固



雖底柱阨塞中流旁無潰決之患孟津在河陽縣南門外武王盟諸侯於此故曰盟津馮異爲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時孟津猶在河北至安帝時其名乃移於河南孟津亦曰富平津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是也孟縣西有河陽故城春秋所謂天王狩於河陽者也又有平縣故城春秋所謂首戴也黃河在孟縣南二十里有南城北城中渾城命曰河陽三城中渾城者河中有洲築城其上而河流貫於三城之間舊稱每秋泛濫中渾城獨屹然不動然

一壞於唐貞觀十一年再壞於宋乾德二年及嘉祐八年大水馮襄而中渾竟沒於水矣大河至孟津雖山脈未盡兩岸旣已平濶隋唐以來底柱闕流爲患孟津河身淺於曩時南北亦多灘渚水漲難容宜遭水患幸地高土堅不至遠潰夫下流壅而倒灌孟津已見於金大定之時而孟津水怒不能盡泄其害亦必鍾於下流故底柱孟津之間亦非可姑置之度外也大河自華陰至此所謂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者也大河自孟津北又東逕鞏縣北而洛水入焉

其北岸則温縣而濟水入焉又東逕汜水滎陽之北  
其北岸則武陟縣而沁水入焉大河在鞏縣謂之鞏  
河其津曰五社朱鮪遣將從五社津渡攻温爲馮異  
所敗光武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皆此  
津也洛水至鞏縣入河曰洛汭亦曰什谷口張儀所  
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元和志洛水東經洛  
汭北對瑯琊渚入河謂之洛口今洛水自鞏界東過  
汜水入河而洛口已移於東非古之什谷口也温周  
畿內司寇蘇忿生邑宋太平興國三年河決孟州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頁



此大河自此又東逕河陰滎澤之北其北岸則獲嘉  
又東逕原武陽武延津胙城之北其北岸則新鄉汲  
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淇水口而淇水入之又東逕  
遮害亭至宿胥口大伾山在焉其南岸則滑縣也今  
之河陰滎澤縣漢滎陽地也河陰所謂蕩蕩渠亦曰  
石門渠者在滎澤縣敖城西也滎澤縣有廣武山有  
敖山山臨河秦築城置倉曰敖倉唐開成後河屢決  
於滎澤縣濟水軼出爲澤曰滎澤軼出者自下湧出  
非有來處本不與河通也後人導滎澤東流以達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三章

陶邱復出之濟在周時已有之職方豫州之川曰滎  
穆天子傳浮於滎水乃秦廣樂是也水經謂之滎瀆  
滎瀆東流之始曰滎口謂夫導澤爲瀆從此口而出  
也秦告魏所謂決滎口魏無大梁者也其後秦王賁  
竟引河溝灌大梁而滅魏河溝者浚儀渠也滎口浚  
儀渠皆在大梁北可以灌城然二者猶非大河經流  
宋趙葵入汴元人決寸金淀灌其軍而明末汴城之  
禍則朱家寨決口爲之其所引者皆大河經流與王  
賁水異而地同痛乎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滎瀆者南



濟也後世濟水之經流也其枝津在北者曰北濟而河陰之潰蕩渠東至滎口與滎瀆合自是而河與濟始亂滎澤至東漢塞爲平陸相傳滎澤縣卽其地也滎口在敖山東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河陰石門渠至滎口與滎瀆合合流久之而復分分流在北曰滎瀆分流在南曰汴渠世或以其嘗合流也而遂卽以滎口石門爲河陰石門渠非也一在敖西一在敖東不可混爲一也汴渠在春秋時已有之楚敗晉軍於邲邲卽汴也故世謂汴爲禹迹然河渠書明言禹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黃河考

一章

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亦引河爲渠則汴渠非禹所開明矣大河自孟津東至於河陰雖或時有潰決而禹迹未改其東爲滎澤則土始浮鬆而兩岸長隄遂自茲起矣王滎澤之東爲原武又東爲陽武乃始變禹迹而趨於南故曰南河禹迹之遞變陽武之屢決爲之也延津故在河南其酸棗故城漢文帝時決口也水經謂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酈注謂石勒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水汴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而元和志謂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卽靈昌津



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滑縣在延津東北殆二百里菱水經通謂之延津比河旣南徙縣居河北而其故津遂廢矣胙城之津曰棘津亦曰南津晉文公侵曹假道於衛弗許還自南河濟杜謂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酈注謂卽此棘津也胙城本隸開封府金河徙而縣在河北遂改隸衛州焉自獲嘉至新鄉胙城汲縣皆有漢古隄而汲縣城東南之杏園鎮乃河津戍守地也淇水口在濬縣西南七十餘里此大河東過洛汭

至於大伾之所經也大河至大伾之西則折而北行而過洛水而至大陸而播爲九河而同爲逆河至於碣石入海蓋大河自古雍域羌中大積石山東北至於古冀域遼西郡橐縣碣石凡行九千七百餘里而入於海云自帝堯八十載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而大河東徙爲第一變自周定王五年至王莽始建國三年凡六百七十二年而北瀆遂空又五十九年爲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爲第二變自永平十

五變之說當與  
九曲並傳然此  
後尚不知其幾  
變耳

三年至宋仁宗慶歷八年凡九百七十七年而河決  
商胡漢唐之河遂廢爲第三變自仁宗慶歷八年至  
金章宗明昌五年當宋光宗之紹興五年凡一百四  
十年而南北分流入海爲第四變自金明昌五年河  
水大半入淮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凡九十年會  
通河成北流遂微又二百五年爲明宏治七年築斷  
黃陵岡支渠北流永絕又七十八年爲隆慶六年茶  
城長隄成於是始以區區清口受萬里全河之水爲  
第五變蓋近者顧祖禹景范閩若璩百詩胡渭臚明  
青照堂叢書  
大編  
黃河考  
三三

皆精於地理而胡氏之書論河流尤爲明晰余於是  
採其言論融會貫通於一作爲是篇使讀者瞭然一  
睹而知萬里河流自禹功告成以後一變再變三變  
以至於四變五變與所以致變之由其始終曲折大  
凡如此云

07183





